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二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魏齊相魏未見有甚長處以粗暴之故濫責范雎至死遂構殺
身之怨後又不卽自引決一累平原君再累虞卿无信陵君子
五君中爲最賢魏齊與之同國而素曰不知納交其爲人可知
但虞卿人物甚賢乃肯捐棄相印從之而逃諒非無故然則魏
齊爲人殆無才智而有氣節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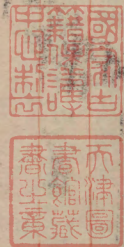
秦昭襄之力爲范雎報仇是君臣相得之隆情平原君之寧被
秦兵而不肯出魏齊與虞卿乘相同走是朋友相恤之盛節信
陵君與魏齊素無交情其不卽納是爲社稷言都不妨各成其
是但虞卿不惜捐棄富貴而殉朋友于交道中自是篤厚難得
似以施之于魏齊覺得不值耳

馮亭人品才識俱優其計畫都正大而穩當却被趙括累了殊
爲可惜

趙括之不可爲將其父言之其母又言之其言亦皆剴切詳明
考成乃惑于反間之言貪進取之利棄老成更事之廉頗而竟
用括豈非自取其敗

趙括妄誕庸材死不足惜只是斷送却四十萬人性命遂幾至
于亡國則用人者可不懼哉

話頭須讀得命連夜奔回大梁來見魏王速范雎分付之語那送家
眷是小事要斬相國之頭于礙體面難於破齒魏王躊躇未決魏齊



聞知此信棄了相印連夜逃往魏國依平原君趙勝去了

不並計一樂秦之計

只拆一連豈王乃大飾車馬將黃金百鎰采帛千端送范雎家者是在用人物

至咸陽又告明魏齊聞風先遁今在平原君府中不干魏國之事

范范雎乃奏聞王曰推與一一向結好灑池會上結為兄弟又將王孫異人為質於魏欲以固其好也前兵兵伐圍圍關與遣遣李牧救大大敗兵兵寡人尚未問罪今又擅納丞相之仇人丞相

之仇即寡人之仇此是相與寡人之仇寡人決意伐一一則報關與之恨二者

索取魏齊乃親帥師二十萬命王王為大將伐三三城是時忠忠

文王方薨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年少惠文太后用事關關

兵深入甚懼時相相如病篤告老後後知代為相國使大將廉頗帥師

禦敵相持不決成王之不愛全全處處知言於惠文太后曰事急矣臣請

奉長安君為質于魏以求救太后許之原來惠文王之太后乃魏魏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

王之女其年襄襄王新薨太子建即位年亦少君王后太史氏用事

兩太后姑嫂之親親情和睦長長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往

質於魏君王后如何不動心於是即命田田單為大將發兵十萬前來

救魏魏將王王嘉言於魏魏王曰魏魏多良將又有平平原君之賢未易攻也

况魏魏救將至不如全師而歸亦是老成老成王王曰不得魏齊寡人何面

見應侯乎乃遣使謂平平原君曰魏魏之伐魏魏為取魏齊耳若能獻出魏魏

齊即當退兵平原君對曰魏魏齊不在臣家大王無聽人言也使者三

往平原君終不肯認好朋友好朋友王王心中悶悶不悅欲得進兵又恐魏魏

適合兵勝負難料欲待班師魏齊如何可得再四躊躇生出一箇計

策來乃為書謝魏魏王畧曰

寡人與君兄弟也寡人誤聞道路之言魏齊在平原君所是以與

兵索之不然豈敢輕涉趙境所取三城謹還歸於趙寡人願復前

好往來無間

口為從的平原君來秦取步

王亦遣使答書謝其退兵還城之意田單聞王師已退亦歸齊去訖王回至函谷關復遣人以一緘致平原君趙勝趙勝折書看之畧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所以是城歸好專為此句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平原君將書來見王王集羣臣計議相國虞卿進曰王虎狼之國也昔孟嘗君入王幾乎不返况彼方疑魏齊在王平原君不可往

廉頗曰昔蘭相如懷和氏璧單人入王尚能完歸王國王不欺王若不往反起其疑王曰寡人亦以為王王美意未必不可違也遂命

趙勝同王使西入咸陽王一見歡若平生曰日設宴相待盤桓數日王王因極歡之際舉卮向趙勝曰寡人有請於君君若見諾乞飲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三

此酌勝曰大王命勝何敢不從因引卮盡之王王曰昔圖文王得尚以為太公王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

父也比得大高范雖當不得然亦可見其君臣之相得矣范君之仇魏齊托在君家君可使人歸取其頭以畢范君之恨即寡人受君之賜趙勝曰臣聞之貴而為

友者為賤時也富而為友者為貧時也夫魏齊臣之友也即使真在臣所臣亦不忍出之好在此句不是賢人論不出况不在乎王王變色曰君必不

出魏齊寡人不放君出關趙勝曰關之出與不出事在大王且王以飲相召而以威劫之天下之曲直之所在矣王王知平原君不肯負魏齊遂與之俱至咸陽留於館舍使人遣王王書畧曰

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魏齊頭且至平原君夕返不然寡人且舉兵臨趙親討魏齊又不出平原君於

關惟王諒之此一轉却妙平原是不肯負友趙王則何愛於魏齊也

國之
公
子
繼王得書大怒謂羣臣曰寡人豈謂他國亡臣易吾國之鎮公子

乃發兵圍平原君家索取魏齊平原君賓客多與魏齊相交乘

夜約之逃出往投相國虞卿虞卿曰繼王畏甚於豹虎此不可以

言語爭也不如仍走大梁信陵君招賢納士天下亡命者皆歸之又

且平原君之厚交必然相庇雖然君罪人不可獨行吾當與君同往

卽解相印爲書以謝繼王與魏齊至郊外慰之曰信陵君慷慨丈夫

我往投之必立刻相迎不令君久待也虞卿徒走至信陵君之門以

刺通主客者入報信陵君方解髮就沐見刺大驚曰此趙之相國安

得無故至此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暫請入坐因叩其來魏之意

虞卿情急只得將魏齊得罪于繼始末及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

之意大畧告訴一番主客者復入言之信陵君心中畏不欲納魏

齊須曉得是爲計又念虞卿千里相投一段意思不好直拒事

東周列國志不足爲自己交私也卷之二十二

在兩難猶豫不決難虞卿聞信陵君有難色不卽出見大怒而去

信陵君問於賓客曰虞卿之爲人何如時候生在旁大笑曰何公子

之暗於事也虞卿以三寸舌取繼王相卽封萬戶侯及魏齊窮困而

投虞卿虞卿不愛爵祿之重解綬相隨天下如此人有幾公子猶未

定其賢否耶是論虞卿不是論魏齊信陵君大慙急挽髮加冠使輿人

駕車疾驅郊外追之再說魏齊懸懸而望待之良久不見消息想曰

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一聞必立刻相迎今久而不至事不成矣

少頃只見虞卿含淚而至曰信陵君非丈夫也乃畏而却我吾當

與君間道入好魏齊曰吾以一時不察得罪於范叔一累平

原君再累吾子又欲子間關跋涉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我安用生

爲卽引佩劍自刎好虞卿急前奪之喉已斷矣虞卿正

在悲傷信陵君車騎隨到虞卿望見遂趨避他所不與相見信陵君

見魏齊屍首撫而哭之曰無忌之過也時魏王不得魏齊又走了相國虞卿知兩人相隨而去非魏及魏遣飛騎四出追捕使者至魏郊方知魏齊自刎卽奏知魏王欲請其頭以贖平原君歸國信陵君方命殞殞魏齊尸首意猶不忍這是虞卿分中英使者曰平原君與君一體也平原之愛魏齊與君又一心也魏齊若在臣何敢言今惜已死無知之骨而使平原君長爲魏虜君其安乎此使者亦大會談話信陵君不得已乃取其首用匣盛之交封魏使而葬其屍于郊外聶翁有詩咏魏齊云

無端辱士聽須賈

只合卅生謝范雎

殘喘累人還自累

咸陽函首恨教遲

虞卿既爽相印感慨世情遂不復遊宦隱於白雲山中是遊士中第

封府書書自報歲刺時事名曰虞氏春秋聶翁亦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士

不是窮愁肯著書

千秋高尙說虞兮

可憐有用文章手

相印輕拋狗魏齊

魏王將魏齊之首星夜送至咸陽魏王以賜范雎范雎命漆其頭爲

溺器曰汝使賓客醉而溺我今令汝九泉之下常含我溺也報仇因

夫人趙小未免王以禮送平原君還魏用爲相國以代虞卿之位

范雎又言於魏王曰臣布衣下賤幸受知於大王備位卿相又爲臣

報切齒之仇此莫大之恩也但臣非鄒安平不能延命於魏非王稽

不能獲進於魏願大王貶臣爵秩加此二臣以畢臣報德之心不忘

是厚臣死無所恨魏王曰丞相不言寡人幾忘之卽斥王稽爲河東

守鄒安平爲偏將軍於是專用范雎之謀先攻魏遣使約好於魏

范雎謂魏王曰吾聞魏之君王后賢而有智當往試之乃命使者

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曰魏國有人能解此環者寡人願拜下風

君王后命取金錘在手卽時擊斷其環謂使者曰傳語王老婦已解此環訖矣實是好使者還報范難曰君王后果女中之傑不可

犯也於是與國結盟各無侵害國國賴以安息單說國太子熊完爲質於國國留之十六年不遣國使者約好於國使者朱英與俱

至咸陽報聘朱英因述國王病勢已成恐遂不起太傅黃歇言於熊完曰王病篤而太子留於國萬一不諱太子不在榻前諸公子必有

代立者國國非太子有矣虛得臣請爲太子謁應侯而請之太子曰善黃歇遂造相府說范難曰相君知國王之病乎范難曰使者曾言

之黃歇曰國太子从於國其與國將相無不交親者倘國王薨而太子得立其事國必謹相君誠以此時歸之于國太子之感相君無窮

也若留之不遣國更立他公子則太子在國不過咸陽一布衣耳况國人懲於太子之不返異曰必不復委質事秦夫留一布衣而絕萬

乘之好臣竊以爲非計也事雖在情理中范難首肯曰君言是也卽以黃歇之言告於國王國王曰可令太子傳黃歇先歸問疾疾果

篤然後來迎太子朱英黃歇聞太子不得回歸私與太子計議曰國王留太子不遣欲於懷王故事乘急以求割地也看得國幸而來迎

則中國之計不迎則太子終爲國虜矣太子跪請曰太傅計將若何黃歇曰以臣愚見不如微服而逃今國使者報聘將歸此機不可失

也臣請獨留以死當之亦是好太子喜曰事若成國國當與太傅共之黃歇私見朱英與之通謀朱英許之太子熊完乃微服爲御者

遣歸問疾黃歇曰太子適患病大切秀才疏考無人守視俟病稍愈臣卽當辭朝矣過半月度太子已出關矣乃求見國王叩首謝罪曰

臣歇恐國王一旦不諱太子不得立無以事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六

二十二卷不

歆有欺君之罪請伏斧鑕王王大怒曰人乃多詐如此臣試自反
叱左右囚黃歆將殺之丞相范曄諫曰殺黃歆不能復還太子而徒
絕國歡不如嘉其忠而歸之王王死太子心嗣位太子嗣位歆必為
相國君臣俱感德其事必矣是從黃歆王以為然乃厚賜黃
歆遣之歸史臣有詩云

更衣執轡去如飛

險作咸陽一布衣

不是春申有先見

懷王餘涕又重揮

歆歸三月而國頃襄王薨太子熊完立是為考烈王進太傅黃歆為
相國以淮北地十二縣封春申君黃歆曰淮北地邊國請置為郡以
便城守臣願遠封江東各縣為考烈王乃改封黃歆於故吳之地
歆修闔閭故城以為都邑濬河於城內四縱五橫以通太湖之水
有收破國門為昌門時孟嘗君雖死而國有平原君國有信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七

陵君方以養士相尚黃歆慕之亦招致賓客食客常數十人平原君
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春申君館之於上舍國使者欲誇示國人
以玳瑁為簪以珠玉飾刀劍之室及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
皆以明珠為履是人多詐或國使大慙春申君用賓客之謀北兼

國之地用賢士荀卿為蘭陵令修舉政法練習兵士國國復強王

伐國從渭水運糧東入河洛以給軍餉拔野王城御上黨州以其

上黨非國有矣與其降國不如降國怒國得地必移兵於國受

兵必親國同患可以禦國乃遣使持書并上黨地圖獻於國孝

成王時孝成王之四年國赧王之五十三年也國王夜臥得一夢

衣偏袞之衣衣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即飛去去未至

衣偏袞之衣衣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即飛去去未至

衣偏袞之衣衣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即飛去去未至

於天而墜見兩傍有金山玉山二座光輝奪目王覺召大夫趙禹以
夢告之趙禹對曰偏衣者合也乘龍上天升騰之象墜地者得地也
金玉成山者貨財充溢也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無何此

夢大吉趙王喜復召筮史敢筮史掌占之官名敢占之敢對曰偏衣者殘也乘
龍上天不至而墜者事多中變有名無實也金玉成山可觀而不可

用也二解用比日然此夢不吉王其慎之趙王心惑趙禹之言不以

筮史為然近日占卜多不驗大率後三日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趙

趙王發書觀之畧曰

秦攻韓急上黨將入於秦矣其吏民不願附秦而願附趙臣不敢
違吏民之欲謹將所轄十七城再拜獻之于大王惟大王辱收之

馮亭雖然敢趙而實忠于韓

趙王大喜曰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今日驗矣平陽君趙豹諫曰臣

聞無故之利謂之禍殃王勿受也趙王曰人畏趙而懷趙是以來歸

何謂無故趙豹對曰蠶食趙地拔野王絕上黨之道不令相通自

以為掌握中物坐而得之一日為趙所有豈能甘心哉趙力其耕

而趙收其獲此臣所謂無故之利也豈得明且馮亭所以不入地于

趙而入之于趙者將嫁禍于趙以舒趙之困也更明王何不察耶趙

王不以為然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勝對曰發百萬之眾而攻人國

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今不費寸兵斗糧得十七城此莫大之利不可

失也所謂以其利不顧其害平原君不從能者趙王曰君此言正合寡人之意乃使平

原君率兵五萬往上黨受地封馮亭以三萬戶號華陵君仍為守其

縣令十七人各封以三千戶皆世襲稱侯馮亭閉門而泣不與平原

君相見平原君固請之亭曰吾有三不義不可以見使者為主守地

不能一不義也不繇主命擅以地入趙二不義也賣主地以得富貴

二不義也平原君嘆曰此忠臣也候其門三日不去馮亭感其意乃出見猶垂涕不止願交割地面別選良守不為平原君再三撫

慰曰君之心事勝已知之君不為守無以慰吏民之望馮亭乃領守如故亦不受封好平原君將別馮亭謂曰上黨所以歸者力不能

獨坑也望公子奉聞王大發士卒急遣名將為禦計王意平原君回報王王置酒賀得地徐議發兵未決大將王卬進兵

圍上黨馮亭堅守兩月地有方援兵猶未至乃率其吏民奔時

趙王拜廉頗為上將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行至長平關在山有澤州高

東西各數十如列星之狀又分兵一萬使馮亭守光狼城在平藪

裨將趙茄遠探兵却說趙茄領兵五千哨探出長平關外約二十

里正遇司馬梗亦行探來到趙茄欺司馬梗兵少直前搏戰正

在交鋒第二哨張唐兵又到趙茄心慌手慢被司馬梗一刀斬之

亂殺兵廉頗聞前哨有失傳諭各壘用心把守勿與戰戰且

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善軍中都不解其意王卬大軍已到

距金門山十里下寨先分軍攻二郛城蓋負同出戰皆敗沒王卬攻

勝攻光狼城司馬梗奮勇先登大軍繼之馮亭復敗走奔金門山大

營廉頗納之兵又來攻壘廉頗傳令出戰者雖勝亦斬持王卬攻

之不入乃移營逼之去營僅五里挑戰幾次兵終不出王卬曰

廉頗老將其行軍持重未可動也偏將王陵獻計曰金門山下有流

澗名曰根谷秦趙之軍共取汲于此澗壘在澗水之南而壘距

其西水勢自西而流于東南若絕斷此澗使水不東流人無汲不

過數日軍必亂計亦好只是被亂而擊之無不勝矣王卬以為然使

軍士將澗水築斷至今陽谷名爲絕水爲此也誰知廉頗預掘深坎注水有餘日川不之歸謂相持四箇月王齧不得一戰無可奈何知之

持要遣使入告王王召應侯范雎計議范雎曰廉頗更事人知之之效

秦軍強不輕戰彼以秦兵道遠不能持久欲以老我而乘其隙看得

若此人不去秦終未可入也王曰卿有何計可以去廉頗乎范雎

屏左右言曰要去廉頗須用反間之計如此恁般非費千金不可做

有良臣非此難勝秦王大喜卽以千金付范雎乃使其心腹門客從間道入

邯鄲用千金賄賂王左右布散流言曰王將惟馬服君最良聞其

子趙括勇過其父若使爲將誠不可當廉頗老而怯屢戰俱敗失亡

趙卒三四萬今爲秦兵所逼不日將出降矣王先聞趙等被殺

連失三城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廉頗主堅壁之謀不肯出戰王

已疑其怯本必從廉而及聞左右反間之言信以爲實遂召趙括問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曰卿能爲我擊秦君子括對曰秦若使武安君爲將尙費臣籌畫如

王敵不足道矣必王曰何以言之趙括曰武安君數將秦軍先

敗秦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再攻魏取大小六十一城又南攻魏

拔鄆郢定巫黔又復攻魏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又攻魏拔五城斬首

五萬又斬魏將賈假沉其卒二萬人於河戰必勝攻必取其威名素

著軍士望風而慄臣若與對壘勝負居半我不故尙費籌畫如王故

新爲秦將乘廉頗之怯故敢於深入若遇臣如秋葉之遇風不足當

迅掃也我更趙王大悅卽拜趙括爲上將賜黃金彩帛使持節往代

廉頗復益勁軍二十萬只算添括閱軍畢車載金帛歸見其母母曰

汝父臨終遺命戒汝勿爲趙將汝今日何不辭之括曰非不欲辭奈

朝中無如括者已發後母乃上書諫曰括徒讀父書不知通變非將才願王勿遣趙王召其母至親卽其說母對曰括父奢爲將所得賞

賜盡以典軍吏受命之日卽宿于軍中不問及家事與士卒同甘苦每事必博諮于眾不敢自尊今括一旦爲將束鄉而朝軍吏無敢仰

視所賜金帛悉歸私家爲將豈宜如此趙名言括不可將是在處處

列大有括父臨終嘗戒妾曰括若爲將必敗趙兵妾謹識其言願王

別選良將切不可用括趙王曰寡人意決汝勿復言想必是四上出

王母曰王卽不聽妾言儻兵敗妾一家請無連坐王許之趙括遂

引大軍出邯鄲望長平進發再說范雎所遣門客猶在邯鄲備細打

聽盡知趙括向趙王所說之語王已拜爲大將擇日起程遂連夜

奔回咸陽報信王與范雎計議曰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乃更

遣白起爲上將王齧副之傳軍中祕密其事有人洩漏武安君爲將

者斬趙括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趙括將廉頗約束盡行

籍交付趙括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趙括將廉頗約束盡行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括又以自

更改軍壘台并成大營時馮亭在軍中固諫不聽趙括又以自

己所帶將士易去舊將嚴諭兵若來各要奮勇爭先如遇得勝便

行追逐在那務使秦軍一騎不返白起既入秦軍聞趙括更易

廉頗之令先使卒三千人出營挑戰趙括輒出萬人來迎秦軍大敗

奔回故是白起登壁上望趙軍謂王齧曰吾知所以勝之矣趙括勝

了一陣不禁手舞足蹈使人至秦營下戰書白起使王齧批來日決

戰因退軍十里復營于王齧舊屯之處趙括喜曰秦兵畏我矣不

乃樵牛饗士傳令來日大戰定要生擒王齧與諸侯做個笑話外

說自起安營已定大集諸將聽令使將軍王賁王陵率萬人列陣與

趙括更迭交戰只要輸不要贏引得趙兵來攻秦壁便算一功再喚

大將司馬錯司馬梗二人各引兵一萬五千從間道遠出趙軍之後

絕其糧道又遣大將胡傷引兵二萬屯于左近只等趙人開壁出逐

秦軍卽便殺出要將趙軍截爲二段又遣大將蒙驁王翦各率輕騎五千俟候接應白起與王齮堅守老營白起有許多安排趙一毫也沒有正是安

排地網天羅計待捉龍爭虎鬪人再說趙括分附軍中四鼓造飯五鼓結東平明列陣前進行不五里遇見秦兵兩陣對圓趙括使先鋒

傅豹出馬秦將王齮接戰約三十餘合王齮敗走傅豹追之趙括復遣王容率軍幫助又遇秦將王陵畧戰數合王陵又敗走趙括見趙

兵連勝自率大軍來追馮亭又諫曰秦人多詐其敗不可信也元帥勿追趙括不聽趙是惡人趙要自用追奔十餘里及子秦壁王賁王陵遠營而

走秦壁不開趙括傳令一齊攻打連打數日秦軍堅守不可入趙括使人催取後軍移兵齊進不能只見趙將燕射飛騎而來報曰後營

被秦將胡傷引兵冲出遏住不得前來趙括大怒曰胡傷如此無禮吾當親往趙括便使人探聽秦軍行動回報道西路軍馬不絕東路

無人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行不上二三里大將蒙驁一軍從刺斜裏殺出大叫趙括你申了我武安君之計還不投降趙括大怒挺戟

欲戰蒙驁偏將王容出曰不勞元帥容某建功王容便接住蒙驁交鋒王翦軍又至趙兵折傷頗眾趙括料難取勝鳴金收軍就便擇

水草處安營馮亭又諫曰軍氣用銳今我兵雖失利苟能力戰尙可脫歸本營并力拒敵若再此安營腹背受困將來不可復出馮亭之

不諫其如此趙括又不聽使軍士築成長壘堅壁自守一面飛奏趙王求援一面催取後隊糧餉誰知運糧之路又被司馬梗引兵塞斷

白起大軍遮其前胡傷蒙驁等大軍截其後秦軍每日傳武安君將令詔趙括投降趙括此時方知白起真在軍中唬得心胆俱裂趙括

再說王得武安君捷報知趙括兵困長平親命駕來至河內盡發民家壯丁凡年十五以上皆令從軍分路掠取趙人糧草邊絕

救兵趙括被圍軍圍困凡四十六日軍中無糧士卒自相殺食趙括不能禁止

趙括人

乃將軍將分爲四隊傳豹一隊向東蘇射一隊向

西馮亭一隊向南王容一隊向北分附四隊一齊鳴鼓奪路殺出如

一路打通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誰知武安君自起又預選射手環

壘埋伏凡遇壘中出來者不拘兵將便射四隊軍馬冲突三四

次俱被射回又過一月

馮亭共走馮亭曰吾三諫不從今至於此天也又何逃乎乃自刎

而死

蘇射奔脫往地此可謂地去訖自起堅起招降旗軍皆棄兵解

甲投拜呼萬歲白起使人揭趙括之首往營招撫營中軍士尙二

十餘萬聞主帥被殺無人敢出拒戰亦皆願降甲冑器械堆積如山

營中輜重悉爲其有

白起與王龔計議曰前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三

三

武安君將汰選軍凡上等精銳能戰者給以器械帶回秦國隨征

聽用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俱發回

武安君密傳一令于十將起更時分但是秦兵都要用白布一片裏

發作降卒不會准備又無器械束手受戮其逃出營門者又有

上將等引軍巡邏獲住便砍四十萬軍一夜俱盡血流淙淙有聲楊

谷之水皆變爲丹至今號爲丹水上

如武安君保後之

安君收國卒頭顱聚于臺壘之間謂之頭顱山因以爲臺其臺在東
架起亦號白起臺臺下卽楊谷也後來宋立崇皇帝巡幸至此凍
然長嘆命三藏高僧設水陸七晝夜超度坑卒亡魂因名其谷曰省
冤谷此是後誥史臣有詩云

高臺百尺盡頭顱

何止區區萬骨枯

矢石無情緣國勝

可憐降卒有何辜

通計長平之戰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連王敵先前投下降卒
並皆誅戮禍莫大于殺已降
白起之專人矣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放歸邯

鄲使宣揚國國之威不知國國存亡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史記卷四

爲將行兵殺人勢所不免然必須常存一片慈憫惻怛之心以
帝德好生爲念則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熾者至于殘毒好
殺之人雖建大功居高位其後未有不遭慘禍者蓋天道人事
報應之理固不爽也白起數將秦兵每戰必斬首級數萬其孽
已深至于長平之役一夜而殺四十萬無罪之人殘忍惡毒無
以復加卽無范雎之隙亦豈能保善終乎

大功垂成而爲人所沮其實難以甘心然沮我者方秉政而得
君則勢不得不韜光斂晦以求爲自全之術若稍出怨言則必
然召禍白起未能識得此意所以終致杜郵之誅

平原平曰食客三千餘人到有事時要選二十個也選不出來
毛遂亦不過是說士有口舌之才耳非能文武全備也而竟得
其力以成從約彼十九人者固毫無所濟也則雖曰文武全備

殆不過是儒生之文蹶劣之武猶出于毛遂之下者也則雖有
三千餘人只謂之并無一士可也

呂不韋是個賈人忽然想道立君一節真是奇人奇事奇想至
其爲異人許多計畫及回各處言語全是說士局面節節在行
賈人中乃有此人豈非大奇之事

話說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捷報心中大喜後有小喜以以後聞

趙軍困于長平正欲商量遣兵救援忽報趙括已死軍四十餘萬

盡降于秦被武安君一夜坑殺止放二百四十人還趙王大驚羣

臣無不悚懼國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
孫妻哭其夫沿街滿市號痛之聲不絕令我今日請之惟趙括之母

不哭曰自括爲將時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趙王以括母有前言不
加誅反賜粟帛以慰之又使人謝廉頗國正在驚惶之際邊吏又

報道秦兵攻下上黨十七城皆以降秦所謂有各無實可今武安君

親率大軍前進聲言欲圍邯鄲趙王問羣臣誰能止秦兵者羣臣莫
應平原君歸家遍問賓客賓客亦無應者適蘇代客于平原君之所

自言代若至咸陽必能止秦兵不攻趙平原君言于趙王趙王大出
金幣資之入秦蘇代往見應侯范雎唯揖之上坐問曰先生何爲而

來蘇代曰爲君而來范雎曰何以教我蘇代曰武安君以殺馬服子
乎范雎曰然代曰今日且圍邯鄲乎兩問妙若似不從趙來者蘇代曰然代曰武

安君用兵如神身爲秦將攻奪七十餘城斬首近百萬雖伊尹呂望
之功不加於此今又舉兵而圍邯鄲趙必亡矣趙亡則秦成帝業秦

成帝業則武安君爲佐命之元臣如伊尹之于湯呂望之于周君雖

素貴不能不居其下矣只是以佐業雷動范雎似全范雎愕然前席
曰然則何如蘇代曰君如不許韓割地以和于秦夫割地以爲君

功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君之位則安于泰山矣范昭人喜明日即

言于秦王曰秦兵在外日久已勞苦宜休息不如使人諭秦使割

地以求和秦王曰惟相國自裁於是范昭復大出金帛以贈蘇代之

行使之往說秦范昭乃不知秦王許割六城各遣使求和于秦

王初嫌秦止一城太少使者曰上黨十七縣皆秦物也許亦秦王乃

笑而受之召武安君班師白起連戰皆勝正欲進圍邯鄲忽聞班師

之詔知出于應侯之謀乃大恨自此白起與范昭雖有隙實是役事無

不過一月可拔矣惜乎應侯不知時勢主張班師失此機會范昭聞

秦王聞之大悔白起既知邯鄲可拔何不早奏乃復使起為將欲

使伐趙白起適有病不能行乃改命大將王陵陵率軍十萬伐趙圍

邯鄲城趙王使廉頗禦之趙頗設守甚嚴復以家財募死上

時時夜縋城往砍秦營王陵兵屢敗時武安君病已愈秦王欲使代

王陵武安君奏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前者大敗之後百姓震恐不寧

因而乘之彼守則不固攻則無力可尅期而下今二歲餘矣其備已

定又廉頗老將非趙括比諸侯見秦之方和于趙而復攻之皆以秦

為不可信必將合從而來救臣未見秦之勝也見識原不差只秦王

強之行白起固辭秦王復使應侯往請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遂

稱病秦王問應侯曰武安君真病乎應侯曰病之真否未可知然不

肯為將其志已堅秦王怒白起以秦別無他將必須彼耶已種要肯

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龔也龔何遽不如起乃益兵十萬命王龔往

代王陵王陵歸國免其官王龔圍邯鄲五月不能拔武安君聞之謂

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明是幸國之不

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勝以實已言矣

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勝以實已言矣

邯鄲城趙王使廉頗禦之趙頗設守甚嚴復以家財募死上

時時夜縋城往砍秦營王陵兵屢敗時武安君病已愈秦王欲使代

王陵武安君奏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前者大敗之後百姓震恐不寧

因而乘之彼守則不固攻則無力可尅期而下今二歲餘矣其備已

定又廉頗老將非趙括比諸侯見秦之方和于趙而復攻之皆以秦

為不可信必將合從而來救臣未見秦之勝也見識原不差只秦王

強之行白起固辭秦王復使應侯往請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遂

稱病秦王問應侯曰武安君真病乎應侯曰病之真否未可知然不

肯為將其志已堅秦王怒白起以秦別無他將必須彼耶已種要肯

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龔也龔何遽不如起乃益兵十萬命王龔往

代王陵王陵歸國免其官王龔圍邯鄲五月不能拔武安君聞之謂

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明是幸國之不

志怪 客有與應侯相善者洵其語應侯言于秦王必欲使武安君

為將武安君遂偽稱病篤秦王大怒欲使武安君爵士賤為士伍遷于

陰密在具立刻出咸陽城中不許暫停武安君嘆曰范蠡有言狡兔

死走狗烹這本比吾為不常攻下諸侯七十餘城故當烹矣于是出咸

陽西門至于杜郵各暫歇以待行李應侯復言于秦王曰白起之行

其心怏怏不服大有怨言其托病非真恐適他國為害又中秦

王乃遣使賜以利劍令自裁使者至杜郵致王之命武安君持劍

在手嘆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何好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

役卒四十餘萬來降我挾詐一夜盡坑之被誡何罪我死固其宜

矣自說乃自勁而死時昭襄王之五十年十一月國殺王之

五十八年也人以白起非其罪無不憐之往往為之立祠後至

東周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隻牛腹有白起二字論者謂白起殺人

太多故數百年後尙受畜生雷震之報殺業之重如此為將者可

不戒哉王既殺白起復發精兵五萬令鄭安平將之往助王離必

攻下邯鄲方已王聞益兵來攻大懼遣使分路求救于諸侯平

原君趙勝曰吾姻家且素善其救必至大而遠非以合從說之

不可吾當親往于是約其門下食客欲得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

原計原三千餘人內文者不武武者不文邈來逸去止得一十九人

這十九人想來不足二十之數平原君嘆曰勝養士數十年于茲矣

得士之難如此哉原少有下坐客一人出言曰如臣者不識可以備

數乎平原君問其姓名對曰臣姓毛名遂人客君門下三年矣

少委曲平原君笑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于囊中其穎立

露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是先生于文武一無所長也

毛遂曰臣今日方請處囊中耳使早去囊中將突然盡脫而出豈

特露穎而已哉平原君異其言乃使湊二十人之數即日辭了趙王

望陳都時楚都進發既至先通春申君黃歇歇素與平原君有交乃

為之轉迎于趙考烈王平原君黎明入朝相見禮畢趙王與平原君

坐于殿上毛遂真十九人俱敘立于階下平原君從容言及合從却

秦之事趙王曰合從之約始事者趙後聽張儀遊說其約不堅先懷

王為從約長伐秦不克齊潛王復為從約長諸侯背之至今列國以

從為諱此事如盟沙木易言也平原君曰自蘇秦倡合從之議六國

約為兄弟盟于洹水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趙受辱

首公孫之欺欲共伐趙懷王受張儀之欺欲共伐趙所以約從漸解

使三國堅守洹水之誓不受秦欺秦其奈之何哉說得齊潛王名為

合從實欲兼并是以諸侯背之豈合從之不善哉趙王曰今日之勢

秦強而列國俱弱但可各圖自保安能相為平原君曰秦雖強分制

六國則不足六國雖弱合制秦則有餘說得若各圖自保不

思相救一強一弱勝負已分恐秦師一旦進也趙王又曰秦兵一出

而拔上黨十七城坑趙卒四十餘萬合韓趙二國之力不能敵一武

安君也怪不今又進逼邯鄲趙國僻遠能及于事乎平原君曰寡君

命將非人致有長平之失今王陵王薺二十餘萬之眾頓于邯鄲之

下先後年餘不能損趙之分毫若救兵一集可以大挫其鋒此數年

之安也趙王曰秦新通好于趙君欲寡人合從救趙必遷怒于趙

是代趙而受怨矣也是該平原君曰秦之通好于趙者欲專事于趙

趙既亡趙豈能獨立哉趙王終有畏秦之心遲疑不決毛

遂在階下顧視日晷已當午矣乃拔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可決今自日出入朝日中而議猶未定何也趙王怒問曰

彼何人平原君曰此臣之客毛遂趙王曰寡人與汝君議事客何得

多言叱之使去毛遂走上幾步接劍而言曰合從乃天下大事天下人皆得議之先說得自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責也無王色稍舒問

曰客有何言毛遂曰楚地五千餘里自武文稱王至今雄視天下號為盟主一旦秦人崛起數敗起兵懷王因死起小豎子一戰再戰

鄢郢五沒被逼遷都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猶以為羞大王獨不念乎今用今日合從之議為起非為起也起王曰唯唯遂曰大王之意

已決乎起王曰寡人意已決矣毛遂呼左右取歃血盤至跪進于起王之前曰大王為從約長當先歃次則吾君次則臣毛遂于是從約

遂定毛遂歃血畢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宜共歃于堂下公等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得妙王既許合從即命春申君將八萬

人救起平原君歸國嘆曰毛遂生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閩人多矣乃今于毛先生而失之勝自今不復相天下士矣平原不是自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十九 是以遂為上客正是

樽檣空大隨人轉

秤錘雖小壓千斤

利錐不與囊中處

文武紛紛十九人

時安釐王遣大將起帥兵十萬救起王起謀侯救至親至邯

鄲督戰使人謂起王曰起攻邯鄲且暮且下矣諫侯有敢救者必移

兵先擊之此即楚王王起大懼遣使者追及晉鄙軍戒以勿進晉鄙

乃屯於鄴下春申君亦屯兵於武闕觀望不進此段事權且放過話

分兩頭却說起王起孫異人自起會滹池之後為質于趙那異人乃

安國君之次子安國君名柱字起昭襄王之太子也安國君有子

三十餘人皆諸姬所出非適子所寵起如號為華陽夫人未有子起

寵人起異人之母曰夏姬無寵又早死故異人質起久不通信當王

沒存于起王遷怒于質子欲殺異人平原君諫曰異人無寵殺之何

益即有寵殺徒令人籍口絕他日通合之路王怒猶未息乃安

匿異人于叢臺命大夫公孫乾為館伴使出入堅守又削其

廬祿異人出無兼車用無餘財終日鬱而已時有陽翟地在人姓

呂名不韋父子為買平曰往來各國販賤賣貴販妻販子買却何

意大家累千金其時適在邯鄲偶于途中望見異人生得面如傅粉

唇若塗朱雖在落窻之中不失貴介之氣不韋暗暗稱奇指問旁人

曰此何人也答曰此乃王太子安國君之子質于國因兵屢

次犯境我王幾欲殺之今雖免死拘雷叢臺資用不給無異窮人不

韋私嘆曰此奇貨可居也以皇帝為乃歸問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

父曰十倍又問販賣珠玉之利幾倍父曰百倍又問若扶立一人為

王掌握山河其利幾倍父笑曰安得王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

矣不韋乃以百金結交公孫乾往來漸熟因得見異人佯為不知問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廿 王不韋

其來歷公孫乾以實告曰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不韋曰坐間別

無他客既是秦國王孫在此何不請來同坐入得公孫乾從其命即

請異人與不韋相見同席飲酒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奏不韋低

聲而問異人曰秦王今老矣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殿

下弟兄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秦國事華陽夫

人求為之子他日有立儲之望只籌謀異人含淚對曰某豈望及此

但言及故國心如刀刺恨未有脫身之計耳不韋曰某家雖貧請以

千金為殿下西遊往說太子及夫人救殿下還朝如何異人曰若如

君言倘得富貴與君共之肯賣言甫畢公孫乾到問曰呂君何言不

韋曰某問王孫以秦中之王價妙是賈人王孫辭我以不知也公孫

乾更不疑感命酒更酌盡歡而散自此不韋異人時常相會遂與以

五百金密付異人宋說使之買囑左右結交賓客公孫乾上下俱受

異人金帛串做一家不復疑忌不韋復以五百金市買奇珍玩好

別了公孫乾竟至咸陽探得華陽夫人有姊亦嫁于鬪先買囑

其家左右通話于夫人之姊先買囑夫人言王孫異人在鬪思

念太子夫人有孝順之禮托某轉送這些小之儀亦是王孫奉候姨

娘者遂將金珠一函獻上先送姊大喜白出堂于廉內見客當面謂

不韋曰此雖王孫美意有勞尊客遠涉今王孫在鬪未審還想故土

否不韋答曰某與王孫公館對居有事聲與某說某盡知其心事日

夜思念太子夫人言自幼失母夫人便是他嫡母欲得回國奉養以

盡孝道姊曰王孫向來安否不韋曰因鬪兵屢次伐鬪王每每欲

將王孫來斬喜得臣民盡皆保奏幸存一命所以思歸愈切姊曰臣

民何故保他不韋曰王孫賢孝無比每遇鬪王太子及夫人壽誕及

元旦朔望之辰必清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誰見人無不知之又

陳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廿一

且好學重賢交結諸侯賓客徧于天下天下皆稱其賢孝以此臣民

盡行保鬪不韋言畢又將金玉寶玩約直五百金獻上曰王孫不得

歸侍太子夫人有薄禮權表孝順相求王親轉達姊命門下客管待

不韋酒食遂自入告于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為王孫真念我心

中甚喜又一個肯要了此處夫人姊回復曰不韋不韋因問姊曰

夫人有子幾人姊曰無有不韋曰吾聞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及此時宣擇諸子中賢孝者為子百歲之

後所立子為王終不失勢不然他日一旦色衰愛弛悔無及矣今異

人賢孝又自附于夫人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拔以為適子夫人

不世世有寵于鬪乎姊復述其言于華陽夫人夫人曰客言是也一

夜與安國君飲正歡忽然涕泣婦人進說無論好話太子怪而問之

夫人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君諸子中惟異人最賢諸侯

賓客來往俱稱譽之不容口

你在何處聽得的

若得此子爲嗣妾身有托太

子許之夫人曰君今日許妾明日聽他姬之言又妄之矣太子曰夫人倘不相信願刻符爲誓乃取玉符刻適嗣異人四字而中剖之各留其半以此爲信夫人曰異人在何處何以歸之太子曰當乘間請于

王也時昭襄王方怒太子言于王王不聽不韋知王后之弟楊

泉君方貴幸復賄其門下求見楊泉君又詩一節曰君之罪至死

君知之乎楊泉君大驚曰吾何罪不韋曰君之門下無不居高位享

厚祿駿馬盈于外廐美女充於後庭而太子門下無富貴得勢者王

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嗣位其門下怨君必甚君之危亡可

待也以書楊泉君曰爲今之計當如何不韋曰鄙人之計可以使君

壽百歲安于泰山君欲聞否願楊泉君跪請其說不韋曰王年高

矣而子孫太子又無適男今王孫異人賢孝聞于諸侯而乘在子孫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十二

廿二

子孫太子

曰夜引領思歸君誠請王后言于王而歸異人使太子立爲適子

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太子與王孫之德王

后者世世無窮君之爵位可長保也又以利動楊泉君下拜曰謹謝

教卽日以不韋之言告于王后王后因爲王言之王曰俟人

請和吾當迎此子歸國耳太子召呂不韋問曰吾欲迎異人歸爲

嗣父王未准先生有何妙策不韋叩首曰太子果立王孫爲嗣小人

不惜千金家業賂當當權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俱大喜將黃金三

百鎰付呂不韋轉付王孫異人爲結答之費王后亦出黃金三百鎰

亦付不韋夫人又爲異人製衣服一箱亦贈不韋黃金共百鎰意謂

在何處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使傳語異人只在旦晚可望相見不

必憂慮不韋辭歸回至邯鄲先見父親說了一遍父親大喜次日即

備禮謁見公孫乾然後見王孫異人將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說話

細細詳述又將黃金五百鎰及衣服獻上異人大喜謂不韋曰衣服
我留不黃金煩先生收去倘有用處但憑先生使費只要放得我歸
國感恩不淺再說不韋向取下邯鄲美女號為趙姬善于歌舞知其
懷娠兩月又是兩宗貨物心生一計想道王孫異人回國必有繼立之分若
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為王嬴氏之天下
便是呂氏接代起此也不在了我破家做下這主生意遂請異人和
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兩行自不必說酒至半酣不
韋開言卑人新納一小姬頗能歌舞欲令奉勸一盃勿嫌唐突此是實弄
卽命二青衣了爨喚趙姬出來不韋曰汝可拜見二位貴人趙姬
輕移蓮步在觀餞音餞上叩了兩個頭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
還禮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向前爲壽盃到異人請有實貨異人擡頭看
時果然標緻恁見得

陳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雲髻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點櫻桃皓齒排兩行白
玉微開笑靨似褒似欲媚幽王緩動金蓮擬西施堪迷吳主萬種
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畫難工

趙姬敬酒已畢舒開長袖卽在醜上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體若
游龍神如素蛻宛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如此好貨那相客人不賣
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神搖魂蕩口中贊歎不已趙姬舞畢
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二人歡飲而盡趙姬勸酒完了入內去訖實
主復互相酬勸盡量極歡公孫乾不覺大醉臥于坐席之上異人心
念趙姬借酒裝回請于不韋曰念某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與公求
得此姬爲妻足滿平生之願禮有未知身價幾何容當奉納不韋佯
怒曰我好意相請出妻獻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奪吾所愛是何道
理異人踟躕無地卽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愛實乃

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慌忙扶起曰吾爲殿下謀歸千金家產尙且破盡全無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從彼若情願卽當奉送備鋪床拂第之役異人再拜稽首候公孫乾酒醒一同登車而去其夜不韋向趙姬言曰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爲妻你意若何趙姬曰妾旣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棄之使事他姓乎不韋密告曰汝隨我終身不過一賈人婦耳王孫將來有王之分汝得其寵必君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卽爲太子我與你便是王之父母富貴俱無窮矣汝可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漏洩

計身分

趙姬曰君之所謀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婦恩愛何忍割絕

言訖淚下不韋撫之曰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爲夫婦永不相離豈不美哉二人遂對天設誓即設計當夜同寢恩情倍常不必細述次日不韋到公孫乾處謝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曰正

陳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廿四

王孫乾

欲與王孫一同造府拜謝高情何反勞枉駕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曰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取侍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已勉從尊命矣今日良辰卽當送至寓所陪伴異人曰先生高義粉骨難報公孫乾曰卽有此良姻某當爲媒遂命左右備下喜筵不韋辭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利物脫手鬻翁有詩云

新歡舊愛一朝移

花燭窮途得意時

畫道王孫能奪國

誰知借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如魚似水愛眷非常異人想是古董人下約過一

月有餘趙姬遂向異人曰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懷胎矣異人不知來

歷只道自己下種愈加歡喜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與異人

嫁過八個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懷著一個

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個月周年方纔產

下一兒產時紅光滿室白鳥飛翔看那嬰兒生得豐準長目方額重瞳口中若有數齒背項有龍麟一塔啼聲洪大街市皆聞其時乃

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朔月朔且異人大喜曰吾聞應運之主必有異徵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于正月異日必為政于天下遂用趙姬之

姓名曰趙政後來政嗣為王兼并六國即秦始皇也當時呂不韋聞得趙姬生男暗暗自喜

這是第一家大至

昭襄王五十年趙政

已長成三歲矣時兵圍邯鄲甚急不韋謂異人曰王倘復遷怒于殿下奈何不如逃奔國可以自脫

此時要緊之極不然一場辛苦落誰家矣

此事全仗先生籌畫不韋乃盡出黃金共六百斤以三百斤遍賂南

門守城軍將托言曰某家舉自陽翟來行賈於此不幸寇生發圍城日久某思鄉甚切今將所存資本盡數分散各位只要做個方便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廿五

人情放我一家出城回陽翟去感恩不淺守將許之

雖是說得像平竟足銀了之力

復以百金獻于公孫乾述已欲回陽翟之意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將說個方便守將和軍卒都受了賄賂落得做個順水人情不韋預

教異人將趙氏母子密寄于母家是以整酒請公孫乾說道某只在三日內出城特具一盃話別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左右軍卒俱

大酒大肉聽其飲啖各自醉飽安眠至夜半異人微服譚在僕人之中跟隨不幸父子行至南門守將不知真假私自開鑰放他出城而

去

原說還鄉所以只討南門三人共僕從結隊連夜奔走打大灣轉欲

投軍至天明被國遊兵獲住不韋指異人曰此國王孫向質

于今逃出邯鄲來奔本國汝輩可速速引路遊兵讓馬匹與三人

騎坐引至王齕大營王齕問明來歷請入相見即取衣冠與異人更

風設客管待王齕曰大王親在此督戰行宮去此不過十里乃備車

馬轉送入行宮。昭襄王見了異人不勝之喜曰：太子日夜想汝，今天遣吾孫脫于虎口也，便可先回咸陽，以慰父母之念。異人辭了，王與不盡父子登車，竟至咸陽，不知父子相見如何。且看下一回分解。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魯仲連之才亦在游說之內，但其人品識果甚高，非一切可及其不肯帝秦所持甚正，但其說新垣衍之語全在利害上立論，便不能脫游說常套耳。

此時各國之畏秦甚于狼虎，若只論理而言帝秦之不可人，不能見聽，固須兼利害而言之，但是純論利害便畢竟是毛病處。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共

新垣衍之欲帝秦是求利而免害也，魯仲連處處以害林之正是針鋒相對。

戰國五君以養士相高，食客俱三千餘人，究竟內中何嘗有一個出色人物？孟嘗之雞鳴狗盜不足言，士馮驩毛遂亦不過說士之才，邯鄲之圍幾幾亡國，平原之客固現在也，信陵之欲救，賓客固俱在也，并不聞有一人能出奇謀，至計為二公子排難釋患者，竊符之計出于侯生，毛公薛公隱于廛市，以此論來，則豈特平原君之遊徒為豪舉，即諸君之養士皆徒豪舉而已。即信陵君若無侯生、朱亥、毛薛二公之事，亦猶未免于豪舉也。晏平仲之論穰苴曰：賢者非惟擇君亦欲擇友，田開疆、馮聶、勇悍之夫穰苴豈屑與之同事哉？此言何獨穰苴凡賢者之出處，誰不如此。如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其人，若非信陵君誠意懇至，固

安石廁身食客之列而隨人俯仰哉故雄才高識之士必皆臣節自尊求士者非自出特眼尋訪搜羅而欲以泛泛之情卽欲收之以爲我用此斷斷不可得之事也

信陵君之竊符救趙其事甚險蓋兵固嘗屢敗于秦今日之救趙安能保其必勝乎不能必勝而先竊虎符擅殺國之大將真爲有罪于趙而無功于趙矣其竟能却秦而存趙者幸也但親親之誼其勢不得不救幸而有功足以彰國威而救骨肉之難卽不幸而無功亦不失爲豪傑之舉耳凡妙仕汰老弱歸父兄雷孤子給醫藥諸事足以鼓勵人心所以爲致勝之本

趙與秦唇齒也亡則禍必及若俟其及而謀之已無及矣今出兵救趙使人懼秦之兵威而又存趙以爲國之屏蔽則謂信陵君之竊符卽所以爲存趙也可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廿七

信陵君

話說趙不立同著王孫英人辭了秦王竟至咸陽也

先有人

報知太子安國君安國君謂韋曰夫人曰吾兒至矣夫人並坐中堂

以待之不韋謂異人曰華陽夫人乃女殿下旣爲之子須用服

入見以表依戀之意

小人等必好奉承又異人從之當下改換衣

裝來至東宮先拜安國君次拜夫人涕泣而言曰不肖男久隔親顏

不能侍養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夫人見異人頭頂南冠足穿豹鳥

短袍草帶駭而問曰兒在邯鄲安得效

人裝束異人拜稟曰不孝

男日夜思想慈母故特製服以表憶念夫人大喜曰妾人也當

自子之安國君曰吾兒可改名曰子

異人拜謝安國君問子楚何

以得歸子楚將王先欲加害及賴得

不韋破家行賄之事細述

一遍安國君卽召不韋勞之曰非先生險失我賢孝之兒矣今將東

宮俸田二百頃及第宅一所黃金五十鎰權作安歇之資

不韋曰臣死且不避

候大王可圖加官贈秩不韋謝恩而出子楚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不在話下再說公孫乾直至天明酒醒左右來報王孫一家不知去向使人去問呂不韋回報不韋亦不在矣公孫乾大驚曰不韋言三日內起身安得夜半即行乎隨往南門語問守將答曰不韋家屬出城已久此乃奉大夫之命也據得公孫乾曰可有王孫其人否守將曰但見呂氏父子及僕從數人並無王孫在內公孫乾跌足嘆曰僕從之內必有王孫此說吾乃墮賈人之計矣乃上表王言臣乾監押不謹致質子與大逃去臣罪無所辭遂伏劍自刎而亡髯翁有詩嘆曰

監守晨昏要萬全

只貪酒食與金錢

醉鄉還後王孫去

伏劍須知悔九泉

秦王自王孫逃回國攻趙益急趙君再遣使求趙進兵客將軍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廿八

新垣衍獻策曰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前此與秦上爭強為帝

已而復歸帝不稱今帝王已死秦益弱惟秦獨雄而未正帝號其心不慊今日用兵侵伐不休其意欲求為帝耳誠令趙發使尊秦為帝

秦必喜而罷兵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諸人志在苟安王本心

憚于救趙深以其謀為然即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以此言奏知

趙王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眾議紛紛未決平原君方寸已亂亦漫

無主裁趙時有魏人齊仲連者年十二歲時曾屈辨士田巴時人號

為千里駒田巴曰此飛兔也豈止千里駒而已及年長不屑仕宦專

好遠遊為人排難解紛是意氣處是近名處其時適在魏國圍城之

中間魏使請尊秦為帝勃然不悅乃求見平原君曰路人言君將謀

帝秦有之乎平原君曰勝乃傷弓之鳥既已奪矣何敢言事此魏

王使將軍新垣衍來魏言之耳齊仲連曰君乃天下賢公子乃委命

于梁客耶今新垣將軍何在吾當為君責而歸之此語多少壯力有

平原君因言于新垣衍行雖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然知其舌辨恐

亂其議辭不願見先使而影蓋帝秦二字即亦平原君強之遂邀魯

仲連俱至公館與衍相見衍舉眼觀看仲連神清骨爽飄飄乎有神

仙之度不覺肅然起敬謂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

也奈何人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耶以數以魯仲連曰連無求于

平原君竊有請于將軍也衍曰先生何請乎仲連曰請助趙而勿帝

秦衍曰先生何以助趙仲連曰吾將使與助之先說他家少故

若齊固已助之矣衍笑曰則吾不知若則吾乃大梁人也先

生烏能使吾助乎仲連曰魏未睹稱帝之害也其是也未嘗有

若睹其害則助必矣衍曰稱帝其害何如仲連曰乃棄禮義

而上首功之國也恃強挾詐屠戮生靈彼並為諸侯而猶若此倘肆

然稱帝益濟其虐連盜蹈東海而死不忍為之民也水火而乃甘

為之下乎衍曰魏豈甘為之下哉譬如僕者十人而從一人寧智力

不若主人哉誠畏之耳魏仲連曰魏自視若僕耶吾將使秦王烹

醢王矣疾入衍哂然曰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王乎仲連曰

昔日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女而美獻之于紂女不好

淫觸怒紂紂殺女而醢九侯鄂侯諫之并烹鄂侯文王聞之竊嘆紂

復拘之于美里除幾不免于死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天下之

行于諸侯固如是也秦肆然稱帝必責魏入朝一旦行九侯鄂侯之

誅誰能禁之此段只筭引子以新垣衍沉思未答連又曰不特如

此秦肆然稱帝又必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述其所愛又

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之室魏王安能宴然而已乎即將軍又何

以保其爵祿乎新垣衍乃蹶然而起再拜謝曰先生真

天下士也。行請出復吾君，不敢再言。帝秦矣。秦王聞魏使者來議，帝

事甚喜，歡其攻以待之。及聞帝議不成，魏使已去，嘆曰：「此圍城中，

有人不可輕視，乃退屯于汾水。」魏地之功不特戒王詭用心，淮備再

說新垣衍去。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求救于晉，鄙鄙以王命為辭。

平原君乃為書讓信陵君，無忌。能言其然，自亡不曰：「勝所以自附

為婚姻者，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耳。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

前，豈勝平生所以相托之意乎？令姊信陵之姊憂城破，日夜悲泣。公

子縱不念勝，獨不念姊耶？」貴謂得信陵君得書，教請魏王求勅晉

鄙進兵。魏王曰：「魏自不肯帝秦，乃仗他人力却秦，耶終不許。」趙若帝

及魏庸人趙信陵君，又使賓客辨士百餘巧說魏王，只是不從。信陵君

曰：「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吾寧獨赴魏與之俱死，乃具車騎百餘乘，

遍約賓客，欲直犯秦軍，以殉平原君之難。」信陵君賓客願從者千

餘人，行過夷門，與魏生辭別。侯生曰：「公子勉之，臣年老不能從，行勿

怪，勿怪。」信陵君屢目侯生，並無他語。魏信陵君快快而

去，約行十餘里，心中自念：「吾所以待侯生者，自謂盡禮，今吾往奔秦，

軍行就死地，而侯生無一言半辭為我謀，又不阻我之行，甚可怪也。」

宋然乃約往賓客，獨引車還見侯生。賓客皆曰：「此半死之人，明知無

用，信陵君車騎笑曰：「嬴固策公子之必返矣。」信陵君曰：「何故？」侯生曰：「公

子遇嬴厚，公子入不測之地，而臣不送，必恨臣。是以知公子必返信

陵君，乃再拜曰：「始無忌，自疑有所失于先生，致蒙見棄，是以還請其

故耳。」侯生曰：「公子養客數十年，不聞客出一奇計，魏亦何足

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如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信陵君曰：「無忌

亦知無益，但與平原君交厚，義不獨生。」信陵君先生何以策之？侯

生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生曰公子且入坐容老臣徐計乃屏去從人私叩曰聞如姬得幸于王信乎信陵君曰然侯生曰羸又問如姬之父昔年爲人所殺如姬

言于王欲報父仇求其人三年不得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獻如姬此事果否信陵君曰果有此事侯生曰如姬感公子之德願爲公子

死非一日矣他如如姬今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又他如如姬力

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于如姬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奪晉鄙軍

以救而却此五霸之功也言是故意弄奇處信陵君如夢初

覺再拜稱謝乃使賓客先待于郊外而獨身迴車至家使所善內侍

顏恩以竊符之事私乞于如姬如姬曰公子有命雖使妾蹈湯火亦

何辭乎是夜王飲酒酣臥如姬即盜虎符受顏恩轉致信

陵君之手信陵君既得符復往辭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于王事不諧矣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卅一

信陵君

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甚善若不聽即

令朱亥擊殺之信陵君不覺泣下侯生曰公子有畏耶信陵君曰晉

鄙老將無罪倘不從便當擊殺吾是以悲是信陵無他畏也於是與

侯生同詣朱亥家言其故朱亥笑曰臣乃市屠小人蒙公子數下顧

所以不報者謂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正亥效命之日也侯生曰

臣義當從行以年老不能遠涉請以魂送公子即自劉于車前是

之故信陵君十分悲悼乃厚給其家使爲殯殮自己不敢畱

滯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髯仙有詩云

魏王畏敵誠非勇

公子捐生亦可嘖

食客三千無一用

侯生奇計仗如姬

却說魏王于臥室中失了兵符過了三日之後方纔知覺心中好不

驚怪盤問如姬只推不知乃遍搜宮內全無下落却教顏恩將宮娥

內待凡直內寢者逐一拷打顏恩心中了了只得假意推問又亂了
一日魏土忽然想著公子無忌屢次苦苦勸我勅晉鄙進兵他手下
賓客雞鳴狗盜者甚多必然是他所爲使人召信陵君回報四五日

前已與賓客千餘車自乘出城傳聞救魏去矣魏王大怒使將軍魏
慶率軍三千星夜往追信陵去訖再說邯鄲城中盼望救兵無一至
者百姓力竭紛紛有出降之議魏王患之有傳舍吏子李同以資格

說平原君曰百姓日乘城爲守而君安享富貴誰肯爲君盡力乎
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行伍之間分宮而作家中有所財帛盡散
以給將士將士在危苦之鄉易于感恩拒魏必甚力平原君從其計

這是平原君賢也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李同領之縋城而出乘夜斫營
殺魏兵千餘人王敵大驚亦退三十里下寨城中人心稍定李同身
帶重傷回城而死平原君哭之慟命厚葬之再說信陵君魏行至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世

鄴下見晉鄙曰大王以將軍从暴露于外遣魏特來代勞因使朱
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晉鄙接符在手心下躊躇想道魏王以十萬
之眾托我我雖固陋未有敗衄之罪今魏王無尺寸之書而公子徒

手捧符前來代將此事豈可輕信魏乃謂信陵君曰公子暫請
消停幾日待謀把軍伍造成册籍明白交付何如信陵君曰邯鄲勢
在垂危當星夜赴救豈得復停時刻晉鄙曰實不相瞞此軍機大事

某還要再行奏請方敢交軍不說猶未畢朱亥厲聲喝曰元帥
不奉王命便是反叛了晉鄙方問得一句汝是何人只見朱亥袖中
出鐵鎚重四十斤向晉鄙當頭一擊腦漿迸裂登時氣絕信陵君握

符謂諸將曰魏王有命使某代晉鄙將軍救魏晉鄙不奉命今已誅
死三軍安心聽令不得妄動營中肅然比及魏追至鄴下信陵君
已殺晉鄙將其軍安衛慶料信陵君救魏之志已決便欲辭去信陵

君曰君已至此看我破魏之後可還報吾王也衛慶只得先打密報
回復魏王遂雷軍中信陵君大搞三軍復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
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有疾病者雷就醫
藥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得精兵八萬人整齊步伍申明軍法

魏著信陵君率賓客身為士卒先進擊秦營主疏不意魏兵卒至倉卒

拒戰魏兵賈直而前平原君亦開城接應大戰一場王齧折兵一半

奔汾水大營秦王傳令解圍而去鄭安平以二萬人別營于東門為

魏兵所遏不能歸嘆曰吾原是魏人乃投降于魏春申君聞秦師已

解亦班師而歸魏王乘機復取上黨此魏昭襄王之五十年周赧王

五十八年之事也魏王親携牛酒勞軍向信陵君再拜曰趙國亡而

復存皆公子之力自古賢人未有如公子者也平原君負弩矢為信

陵君前驅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朱亥進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

可忘公子有德于人公子不可不忘也公子矯王命奪晉鄙軍以救

趙于趙雖有功而于魏未為無罪公子乃自以為功乎好朱亥說是在

魏之流信陵君夫漸曰無謹受教比入邯鄲城魏王親掃除宮室

以迎信陵君執主人之禮甚恭揖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謙讓不敢

當客踞踞然細步循東階而上魏王獻觴為壽誦公子存趙之功信

陵君踟躕遂謝曰無忌有罪于魏無功于趙信陵君宴畢歸館魏王

謂平原君曰寡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見公子謹讓之卒寡人自愧

遂不能出諸口請以鄙信陵君為公子湯沐之邑煩為致之平原

君致魏王之命信陵君辭之再四方纔敢受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

不敢歸國將兵符交付將軍衛度督兵回魏而身留魏國其賓客之

留魏者亦棄魏奔魏依信陵君魏王又欲封晉仲連以大邑仲連固

辭贈以千金亦不受曰與其富貴而誦于人寧貧賤而得自繇也

他乃是一種見解
却與理賢不同
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仲連不從飄然而去真
高士矣史臣有贊云

卓哉晉連

高品千載

不帝強秦

寧蹈東海

排難辭榮

逍遙自在

視彼儀秦

相去十倍

時有處士

毛公者隱于博徒有薛公者隱於賣漿也之家信陵

君素聞其賢名

造方是謂心訪
士人不是豪傑使朱亥傳命訪之二人匿不肯見

相與忽一日信陵君踪跡二人知毛公在薛公之家不用車馬單使

朱亥人跟隨微服徒步假作買漿之人直造其所與二人相見

妙必如此方
是真心求賢二人方據鑪共飲信陵君遂直入自通姓名遂向來傾

慕之意二人走避不及只得相見四人同席而飲盡歡方散自此以

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向者吾

聞令弟天下豪傑公子中無與爲比今乃曰遂從博徒賣漿者同遊

交非其類恐損名譽

平原君之言信陵君曰吾向以爲平原君賢者故寧負

魏王奪兵來救

今平原所與賓客徒尙豪舉不求賢士也

道破無忌在國時常聞

有毛公薛公根不得與之同遊今日爲之執鞭尙恐其不屑于我

亦是一步妙平原君乃以爲羞何云好士乎平原君非賢者

人曰勝未敢失禮于令弟爲何陡然棄我而去夫人知其故乎夫人

曰吾弟以君非賢故不願留耳因述信陵君之語平原君掩面嘆曰

適有二賢人信陵君且知之而吾不知吾不及信陵君遠矣以彼形

此勝乃不得比于人類

免冠頓首謝其失言之罪信陵君然後復留于平原君門下士聞

其要羞死
然曉得
乃歸造館舍

好人和只怕羞處亦是豪舉耳

馬得吾不

亦是一步妙

馬得吾不

亦是一步妙

馬得吾不

亦是一步妙

馬得吾不

亦是一步妙

馬得吾不

亦是一步妙

馬得吾不

亦是一步妙

馬得吾不

知其事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四方賓客來遊者咸歸信陵不復

向平原君矣這些人來去來髯翁有詩云

賣漿縱橫豈嫌貧 公子豪華肯辱身

可笑平原無遠識 却將富貴壓賢人

再說王接得衛軍報言公子無忌果竊兵符擊殺言鄙代領其

眾前行救圍并留臣子軍中不遣歸國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

屬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如姬乃跪而請曰此非公子之罪乃

賤妾之罪妾當萬死罪是持符然奸如姬王咆哮大怒問曰竊符者

乃汝乎如姬妾為人所殺大王為一國之主不能為妾報仇而

公子能報之妾感公子深恩恨無地自効今見公子以念姊之故曰

夜哀泣賤妾不忍故捐繡虎符使發齊鄰之軍以成其志先說妾聞

同室相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情與猶同室也大王忘昔日之

義而公子赴同室之急情幸而却全大王威名揚于遠

近義聲騰于四海又以前妾雖碎屍萬段亦何所恨乎若收信符

家屬誅其賓客信陵兵敗甘服其罪倘其得勝將何以處之又簡以

簡是一箇地王沉吟半晌怒氣稍定問曰汝雖竊符必有傳送之

人這是怕別有私情故如如姬曰遞送者顏恩也王命左右縛顏

恩至問曰汝何敢送兵符于信陵恩曰奴婢不會曉得什麼兵符如

姬目視顏恩曰向日我著你送花勝與信陵夫人這盒內就是兵符

了說出來你救他顏恩會意乃大哭曰夫人分付奴婢焉敢有違那

時只說送花勝去盒子重重封固奴婢豈知就裡今日屈死奴婢也

如姬亦泣曰妾有罪自當勿累他人王喝教將顏恩放綁下于獄

中外姬取入冷宮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再行定奪天約

過了二百有餘日魏班師回朝將兵符繳上奏道信陵君大敗軍

軍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廿五

不敢還國已留身趙都多多拜上大王改曰領罪魏王聞交兵之狀衛慶帝細述了一遍羣臣皆羅拜稱賀呼萬歲魏王大喜卽使左右

召如姬于冷宮出顏思于獄俱恕其罪如姬察見謝恩畢奏曰救魏成功使魏國畏大王之威魏王懷大王之德皆信陵君之功也亦有趙

意信陵君乃國之長城家之宗器豈可棄之於外邦乞大王遣使召回本國一以全親親之情一以表賢賢之義又是見魏王曰彼免罪

足矣何得云功乎但分付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仍舊送去本府家眷支用不准迎歸自是魏俱太平無話再說魏昭襄王兵敗歸國

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于郊魏奏呂不韋之賢魏王封爲客卿食什千戶魏王聞鄭安平降魏大怒族滅其家鄭安平

乃是丞相應侯魏所薦魏法凡薦人不效者與所薦之人同罪鄭安平降敵旣已族誅范雎亦該連坐了於是范雎席藁待罪不知性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世六 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兵者乘時而用而不可以輕動也故兵法曰兼弱攻昧取亂侮

亡信陵雖戰勝而存魏于秦未有犬挫也合從之約所以相救

而非可以取秦也六國之君未嘗爲會定約而遽欲出兵以攻

秦考烈之計亦太疎矣無尺寸之功而適以速周室之禍豈

不可笑可嘆

戰國四君中第一無用者是黃歇只看他相魏多年始終曾有

一善狀否

范雎奪相卽于穰侯之手是策上之雄也蔡澤又奪之于范雎

之手。不更雄乎。然二人之奪相雖同而難易却自有別。穰侯以肺腑之親處無事之日則范雎之奪之也難。安平王稽俱得罪應侯負罪而內慚則蔡澤之得之也易。但功成身退一語其道理却正。

游說之士多是機械變詐獨蔡澤之說范雎都是盈虛消息之理。只算爲范雎脫禍沒有甚麼欺詐之處。至後自歸相印而超然終身尤是不可及處。

蘇趙本無隙因平原君之死而弔喪贈金以爲好也只是粟腹貪慾不遂遂發大難之端如此小人死不足惜只是喪師辱國爲可恨乎。

粟腹以欲賄不遂遂起兵端固貽國家之憂究竟自己亦不免于誅死則貪賄生事果何益哉。

蘇王現放着將渠樂乘忠言至計不聽却偏要信一個好貪黠陋之粟腹其喪師辱國又何足怪。

話說**鄭安**不以兵降**魏**應侯**范雎**是個薦主法當從坐于是席藁待

罪**秦**王曰任安平者本出寡人之意與丞相無干再三撫慰仍令復

職羣臣紛紛議論**秦**王恐**范雎**心上不安乃下令國中曰**鄭安平**有

罪族滅勿論如有再言其事者卽時斬首此君臣國人乃不敢復

言**秦**王賜**范雎**食物比常有加應侯甚不過意欲說**秦**王滅**周**稱帝

以此媚之于是使**張唐**爲大將伐**魏**欲先取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以通三

川之路再說**趙**考烈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春申君**黃歇無功班師

而還以嘆曰平原合從之謀非妄言也寡人恨不得信陵君爲將豈

憂**秦**人哉**春申君**有慙色進曰向者合從之議大王爲長今**秦**兵新

挫其氣已奪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并力攻**秦**更說**周**王奉以爲主

挾天子以聲誅討五百之功不足道也此時不是王大喜即遣使

如周以伐秦之謀告赧王赧王已聞王欲通三川意在伐今若

伐秦正合著兵法先發制人之語如何不從王乃與五國定從約

刻期大舉時周赧王一向微弱雖居天子之位徒守空名不能號令

韓趙分周地為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為周以鞏附城周為東周

使兩周公治之赧王自成周遷于王城依周公以居拱手而已至

是欲伐兵攻秦命周公簽丁為伍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給車馬

之費于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為軍資與之立券約以班師之

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此後公自將其眾屯于

伊闕在河南以待諸侯之兵時周方被兵自顧不暇初解圍餘畏

未息與和好不願同事惟將將景陽二支兵先到俱

列營觀望王聞各國人心不一無無進取之意益發兵助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 廿八

張唐攻下陽城別遣將軍盧耀兵十萬于函谷關之外之

兵約屯三月有餘見他兵不集軍心懈怠遂各班師之公亦

引兵歸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日攢聚宮門之

聲直達內寢赧王慙愧無以應之乃避于高臺之上後後人因

名其臺曰逃債臺却說秦王聞楚兵散即命嬴與張唐合兵取

路陽城以攻周赧王兵糧兩缺不能守禦欲奔周公進曰

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有伯王者出今其時矣秦有混一之

勢不不日亦為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猶不失之

之封也赧赧王無計可施乃率羣臣子姓哭于文武之廟三

日捧其所存輿圖親詣秦軍投獻願束身歸咸陽受受其獻共三

十六城戶三萬周所屬地已盡惟東僅存子先使

張唐護送赧王君臣子孫入秦秦掠自引軍入雒陽城輕畧地界報

王謁見秦王頓首謝罪

天子

王意憐之以梁城

降為周公比於附庸原曰西周公降為家臣東周公貶爵為君是為

命除其國又命秦不勝勞苦既至梁城不踰月病死秦王

鼎安放咸陽秦民不願役秦者皆逃奔鞏城依秦周公以居亦見人

心之不肯忘秦矣將遷鼎之前一日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及運

至泗水一鼎忽從舟中飛沉于水底秦使人沒水求

之不見有鼎但見蒼龍一條鱗鬣怒張頃刻波濤頓作舟人恐懼不

敢觸之秦是夜夢秦武王坐于太廟召繆至責之曰汝何得遷吾

重器毀吾宗廟命左右鞭其背三百秦覺即患背疽扶病歸秦將

八鼎獻上秦王并奏明其狀秦王查閱所失之鼎正豫州之鼎也

王嘆曰地皆入秦鼎獨不附寡人乎秦亦有欲多發卒徒更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廿九

往取之秦諫曰此神物有靈不可復取秦王乃止秦竟

以疽死秦王以八鼎及祭器陳列于秦夫廟之中秦郊祀上

帝于雍州布告列國俱要朝貢稱賀不來賀者伐之秦桓惠王首先

入朝稽首稱臣秦皆遣國相入賀秦獨秦國使者尙未見到秦

王命河東守王稽引兵襲秦王稽素與秦通私受金錢遂洩其事秦

王懼遣使謝罪亦使太子秦為質于秦委國聽令自此六國俱賓服

于秦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秦王究通秦之事召王稽誅之秦

蓋不自安一日秦王臨朝嘆息秦范雎進曰

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大王臨朝而嘆籛臣等不職之故

不能為大王分憂臣敢請罪秦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

安君誅死秦而秦安乎秦皆畔秦外多強敵而內無良將寡人

是以憂也秦范雎曰且懼不敢對

而出時有人蔡澤者博學善辨自負其高乘敝車遊說諸侯無所
遇至大梁遇善相者唐舉問曰吾聞先生會相國李兌言百日之

內持國秉政果有之乎唐舉曰然蔡澤曰如僕者先生以為何如唐

舉熟視而笑謂曰先生鼻如蝸蠃肩高于項魁顏蹙眉兩膝擊曲吾

聞聖人不相却雖是威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古所

自有吾所不知者壽耳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年起

他何如蔡澤笑曰吾飯梁臍肥乘車耀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腰揖

讓入主之前者四十二年足矣尚何求乎及再遊國不得意反國

于郊外遇盜釜甌皆為奪去無以為炊息于樹下復遇唐舉巧舉

戲曰先生尚未富貴耶蔡澤曰方且覓之唐舉曰先生金水之骨當

發于丙好今丞丞相應侯用鄭安王稽皆得重罪應

侯慙懼之甚必急于卸擔先生何不一往而困守于此有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四子

蔡澤曰道遠難至奈何唐舉解囊中出數金贈之九

甘肥侯吾為丞相時當厚酬汝是主人曰客何人乃

望作丞相耶澤曰吾姓蔡名澤乃天下雄辯有智之士特來求見秦

王秦王若一見我必然悅我之說逐應侯而以吾代之相即立可懸

于腰下也蔡澤在竟秦士未必不可奪范之位但不知

其狂為人述之應侯門客聞其語述于范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說吾莫不聞眾口之辨遇我而屈彼蔡澤者惡能說秦王而

奪吾相印乎乃使人往族邸召蔡澤之不主人謂澤曰

客禍至矣客宣言欲代應侯為相今應府相召先生若往必遭大辱

蔡澤笑曰吾見應侯彼必以相印讓我不須見秦王也是主人

曰客太狂勿累我蔡澤布衣躡屣往見范踞坐以待之蔡澤長

揖不拜范睢亦不命坐厲聲詰之曰外邊宣言欲代我爲丞相者是汝耶蔡澤端立于旁曰正是內有注見前范睢曰汝有何辭說可以

奪我爵位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則敗則退則之岩問以後便將來者進君今日可以退矣范睢曰吾不自退誰能退

之蔡澤曰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聰明聖智行道施德于天下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范睢應曰然蔡澤又曰旣已得

志于天下而安樂壽考終其天年簪纓世祿傳之子孫世世不替與天地相終始豈非世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睢曰然又是一定之理

有此兩提范問蔡澤曰若夫有商君有吳起有大夫種功成而身不得其死君亦以爲可願否范曰范睢心中暗想此人

談及利害漸漸相逼若說不願就墮其說術中了乃佯應之曰有何不可願也夫蔡務事孝公盡公無私定法以治國中爲將拓地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千里吳起事悼王廢貴戚以養戰士南平吳起北邦首大夫種

事王能轉弱爲強并吞勁吳爲其君報會稽之怨雖不得其死然大丈夫殺身成仁視死如歸功在當時名垂後世何不可願之有哉

雖是說得好聽吳起此時范睢雖然嘴硬却也不安于坐起立而聽情理看來畢竟牽強此時范睢雖然嘴硬却也不安于坐起立而聽

之蔡澤對曰主聖臣賢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爲孝子者誰不願得慈父爲賢臣者誰不願得明君比干忠而亡申生孝而國

亂身雖惡死而無濟于君父何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商君吳起大夫種亦不幸而死耳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論情理是不得夫

比干剖而微子去召忽戮而管仲生微子管仲之名何至出此乎召忽之下乎故大丈夫處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傳而身死者其次也惟名辱而身全斯爲下耳全是說理這段話說得范睢胸中爽快不覺離席移步下堂口中稱善明白人不蔡澤又曰君以商吳

起大夫種殺身成仁爲可願也然孰與閔天之事文王周公之輔成王乎范曰商君等弗如也不地甚確蔡澤曰然則今王之信

任忠良悖厚故舊視孝公悼王美若范唯沉吟少頃說到六王便自然要

與商君典起大夫種范唯又曰吾弗如此句却非明蔡澤曰今王之

親信功臣既不能有過于孝公悼王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過盛私家之富倍于三子如

是而不思急流勇退爲自全計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禍而况于君子

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于死而竟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君以匹夫徒步

之智非不足以自庇而竟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君以匹夫徒步

知過王位爲上相富貴已極怨已讐而得已報矣不說出武安君

却其隱而傷其心也而猶然貪戀勢利進而不退竊恐蔡智伯之

禍在所不免語云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擇賢

者而薦之前問許多語都是發他所薦者賢而薦賢之人益重君名

爲辭榮實則卸擔彼於是在乎尋川巖之樂享喬松之壽子孫世

老子應詔分兩頭却說國自召王復國在位三十三年傳位于惠王

惠王在位七年傳于武成王武成王在位十四年傳于孝王孝王在

位三年傳于國王喜喜即位立其子丹為太子國王喜之四年國昭

襄王之五十六年也是歲國平原君趙勝幸以廉頗為相國封信平

君國王喜以國國接壤使其相國粟腹往弔平原君之喪因以五百

金為國王酒資約為兄弟粟腹國王厚國王如常禮相待

粟腹意不懌歸報國王曰國百長平之敗壯者皆死其孤尙幼且相

國新喪廉頗已老若出其不意分兵代之國可滅也國人只欲狀國

往如此國王感其言召昌國君樂前問之問對曰國東鄰國西接

境南銷國北連國四野之地其民習兵不可輕伐國是尚論國

王曰吾以三倍之粟而伐一何如樂聞曰未可國王曰以五倍伐一

何如樂聞不應燕王怒曰汝以父墳墓在國國君樂毅國不欲攻耶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三 五十四

樂聞曰王如不信臣請試之羣臣阿國王之意皆曰天下焉有五而

不能勝一者大夫將渠獨切諫曰王且勿言眾寡而先言曲直王方

與國交歡以五百金為國王壽使者還報而即攻之不信不義師必

無功是尚論義理雖此樂聞較勝然其說均為不全王不以為然使粟腹為大將樂乘佐

之率兵十萬攻國令國真定府使慶秦為副將樂聞佐之率兵十萬攻

伐國今人國王親率兵十萬為中軍在後接應方欲升車將渠手攬王

綬垂淚言曰將渠不特智亦足忠臣即伐國願大王勿親往恐震驚左右國王

怒以足蹙將渠渠即抱王足而泣曰臣之留大王者忠心也王若不

聽國禍至矣國王愈怒命囚將渠于獄俟國旋曰殺之我倒運人自

三軍分路而進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滿望踏平國國大拓國疆國王

聞國兵將至集羣臣聞計相國廉頗進曰國謂我喪敗之餘十伍不

尤若大賚國中使民十五歲以上者悉持兵助戰軍聲一振燕國自

奪粟腹喜功原無將畧慶奏無名小子築開樂乘以昌國君之故往來不爲盡力軍可立破也乃薦馮門李牧其

才可將王用廉頗爲大將引兵五萬迎粟腹于鄙用李牧爲副將引兵五萬迎慶秦于代却說廉頗兵至房子城今真定府知粟腹在

鄙乃盡匿其丁壯于鐵山在城但以老弱列營其意前栗腹探知喜曰吾固知卒不堪戰也乃率眾急攻鄙城鄙城人知救兵已至

堅守十五日不下廉頗率大軍赴之先出疲卒數千人挑戰粟腹留樂乘攻城親自出陣只一合趙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再驕粟腹

指麾將士追逐君約六七里伏兵齊起當先一員大將馳車而出大叫廉頗在此來將早早受縛粟腹大怒揮刀迎敵廉頗手畏高強

所領俱是選的精卒一可當百不敵合軍大敗廉頗生擒粟腹將軍何如樂乘聞主將被擒解圍欲走廉頗使人招之樂乘遂奔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四十四 恰好李牧救代得勝斬了慶秦遣人報捷樂開率餘眾保于清涼山大同府廉頗使樂乘爲書招開開亦降王喜知兩路兵俱敗沒

遂連夜奔回中都今順天府良鄉縣廉頗長驅直入築長圍以困之王遣使乞和樂開謂廉頗曰本倡伐之謀者粟腹也大夫

將渠有先幾之明苦諫不聽彼羈在獄若欲許和必須要王以將渠爲相國使他送款方可廉頗從其說燕王出于無奈卽召將渠于

獄中綬相印將渠辭曰臣不幸言而中豈可幸國之敗以爲利哉不是忠臣王曰寡人不聽卿言自取敗辱今將求成于非卿不可

將渠乃投相印謂王曰樂乘樂開雖身投于然其先世有大功于大王宜歸其妻子使其不忘德則和議可速成矣不且利害

分明就此事看來將渠乃王從之將渠乃如軍爲王謝罪并送還樂開樂乘家屬廉頗許和因斬粟腹之首并慶秦之屍歸之

于靈卽曰班師還靈王封樂乘爲武襄君樂閒仍稱昌國君如故

以李牧爲代都守時劇辛爲靈守蕪州靈王以劇辛素與樂毅同事

昭王使爲書以招二樂樂乘樂閒以靈王不聽忠言竟留于靈將樂

雖爲靈相不出靈王之意是猶空到地人未及半載托病辭印靈王遂用劇

辛代之此段話且閣過一邊再說靈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年近七

十至秋得病而薨太子安國君相立是爲孝文王立靈女爲王后子

楚爲太子靈王聞靈王之喪首先服衰經入弔視喪事如臣子之禮

雖是俱秦兵威畢竟沒志氣可笑諸侯皆遣將相大臣來會葬孝文王除喪之三曰

大宴羣臣席散回宮而死國人皆疑客卿呂不韋欲子楚速立爲王

乃重賄左右置毒藥于酒中靈王中毒而死即無此事然心憚不韋

無敢言者于是不韋同羣臣奉子楚嗣位是爲莊襄王奉華陽夫人

爲太后立趙姬爲王后子趙政爲太子呂不韋去字單名政呂不韋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澤知莊襄王深得呂不韋欲以爲相乃托病以相印讓之明泉之甚不韋

遂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不韋慕孟嘗信陵平原春

申之名取其不如亦設館招至賓客凡三千餘人再設東周君聞靈

連喪二王國中多事乃遣賓客往說諸國欲合從以伐靈不知良德

白連丞相呂不韋言于莊襄王曰西周已滅而東周二綫猶存自謂

文武之子孫欲以鼓動天下不如盡伐之已絕人望賈人秦王卽用

不韋爲大將率兵十萬伐東周執其君以歸發冢盡收鞏城等七

邑周自武王己酉受命終于東周君壬子歷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

三年而祀絕于靈有歌訣爲證

周武成康昭穆共 懿孝夷厲宣幽終

以上盛周十二主 二百五十二年逢

東遷平桓莊釐惠 襄頃匡定簡靈繼

景悼敬元貞定哀

思考威烈安烈序

顯子慎觀艱王亡

東周廿六秦成雙

兵出魯子后稷棄

太王王季文王昌

首尾三十有八主

八百七十年零四

卜年卜世數過之

宗社靈長古無二

王乘滅國之盛復遺蒙蔡襲國拔成臯滎陽置三川郡地界直逼

大梁矣王曰寡人昔質于魏幾為魏王所殺此仇不可不報乃再

遺蒙蔡攻魏取榆次魏名在太原府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遂南定上黨因

攻魏高都今山西澤州不救魏王復遣王貜將兵五萬助戰魏兵屢敗如

姬言于魏王曰魏所以急攻魏者欺魏也所以欺魏者以信陵君不

在也信陵君賢名聞于天下能得諸侯之力大王若使人卑辭厚幣

召之于魏使其合從列國并力禦魏雖有蒙蔡等百輩何敢正眼視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四六

魏哉魏在公羊上說魏未免亦有私心王勢在危急不得已從其計遣顏恩為使

持相印益以黃金彩幣往魏迎信陵君遺以書畧曰

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今乃忍魏國之危乎魏急矣寡人舉國引

領以待公子之歸也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

信陵君雖居魏國賓客探信往來不絕聞魏將遣使迎已恨曰魏王

棄我于魏十年于茲矣今事急而召我非本心念我也乃說乃懸

書于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相戒莫敢勸其歸者此等字

於是彼顏恩至魏半月不得見公子魏王復遣使者催足音信不

絕顏恩欲求門下客為言俱辭不敢與計人事恩欲候信陵君出外

於路上邀之信陵君為迴避使竟不出門顏恩無可奈何畢竟信

陵君肯歸魏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收蒙驚

胡盧河麗媛斬劇辛

極聰明人只怕偶有所蔽又靠有正人指點之則可不至於終蔽從來君臣上下賢不肖之間其得失每在于此如信陵君爲當時第一賢公子豈有不知之之當救者只因心恨王王棄之于之故不肯歸是其偶有所蔽也此時不特毛薛二公卽食客中有以此說進者則信陵未有不幡然者也可笑許多賓客却都相戒不敢爲之使傳言這等愚鄙不材也來混作賓客豈不可笑

凡明白人說話雖論其大若糊塗人則未免要處處撕到矣如信陵君與王王兄弟相惡是小節社稷存亡祖宗宗祀是大義信陵原是明白人故毛薛二公只在太處一點便不煩言而已之恆是深得立言之法者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四七

卷四七

觀信陵君之做人行兵實是賢而有才不是紳以虛聲詐人者故畢竟功業比他公子獨盛

信陵君在之敬禮一侯生以及朱亥便得其力以建存之之功在之敬禮一毛公薛公又賴其力以成救之之功遂以享高名而全大義可見人肯敬禮賢才是第一件便宜事也

之人忌信陵君之賢行反問此是敵國之常只是之王之輕信讒口自失長城爲可笑耳

之國失却一將渠却專用劇辛顛倒如此焉得不敗

話說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賓客不肯爲通正無奈何適博徒七公

如賣漿其來訪公子顏恩知爲信陵君上客此二公日是雜交不在賓客數內泣

訴其事二公曰君弟戒車得妙我二人當力勸之顏恩曰全仗全仗

二公入見信陵君曰聞公子車駕將返宗邦吾二人持來奉送

禮說

不作疑信陵君曰那有此事二公曰秦兵圍魏甚急公子不聞乎

問語如信陵君曰聞之但無忌辭魏十年今已為魏人不敢與聞

責之之意信陵君曰公子是何言也公子所以重於魏名聞于諸侯

者徒以有魏也一即公子之能養士致天下賓客者亦籍魏力也

今秦攻魏日急而公子不恤設使魏一旦破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

子縱不念其家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公子復何面目寄食于魏也

義正詞嚴執交如此試想知言未畢信陵君蹙然起立面發汗謝

曰先生責無忌甚正無忌幾為天下罪人矣即日命賓客束裝

有天性人亦自入朝往辭魏王魏王不捨信陵君歸去持其臂而泣

曰寡人自失平原倚公子如長城一朝棄寡人而去寡人誰與共社

稷耶信陵君曰無忌不忍先王宗廟見夷于魏不得不歸儻邀君之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四八 二十五

福社稷不泯尚有相見之曰魏王曰公子尚以魏師存魏今公子歸

赴國難寡人敢不悉賦以從乃以上將軍印授公子使將軍龐煖為

副起魏軍十萬助之知恩報恩信陵君既將魏軍先使魏恩歸魏報

信然後分遣賓客致書于各國求救魏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

品聞其為將莫不喜歡悉遣大將引兵至魏聽其節制可見平日燕

將魏渠魏將公孫嬰魏將景陽惟魏國不肯發兵却說魏王正在危

急得魏恩報說信陵君兼將魏之師前來救魏王如渴時

得漿火中得水喜不可言使魏慶悉起國中之師出應公子時家按

圍魏州在河南府王魏圍魏華州在魏西百安信陵君曰秦聞吾為將

必急攻魏華東西相距五百餘里吾領兵綴蒙騫之兵于郊而卒奇

兵赴華使便得若主疏兵敗則蒙騫亦不能自固矣眾將皆曰然乃使

衛慶以魏師台魏師築為連壘以拒蒙騫虛插信陵君旗號堅壁勿

得

得

戰而身帥魏師十萬與魏之兵星馳華州信陵君雋諸將計議曰少華山東連太華西臨渭河魏以舟師運糧俱泊渭水而少華水多

荆杞可以伏兵若以一軍往渭劫糧王必悉兵來救吾伏兵于少華邀而擊之無不勝矣只要算計好日即命魏將龐煖引一支軍往

渭河劫其糧魏使魏將公孫嬰魏將龐煖各引一支軍聲言接應劫糧之兵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共擊秦軍信陵君親率精兵三萬伏

于少華山下龐煖引軍先發早有伏路秦兵報入王齧營中言魏信陵君為將遣兵逕往渭口王齧大驚曰信陵善于用兵今就華不接

戰而劫渭口之糧是欲絕我根本也吾當親往救之正要遂傳令留兵一半圍城餘者悉隨吾救渭將近少華山中閃出一隊大軍

打着魏相國將渠旗號王齧傳令列成陣勢便接住魏將渠交鋒戰不數合又是一隊大軍到來打着魏大將公孫嬰旗號王齧急分兵迎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四九

敵軍士報道渭河糧船被魏將龐煖所劫好在一齊來个王齧道事

已如此且只顧廝殺若殺退魏二軍又作計較無可奈何三國之兵攪做一團自午至酉尚未鳴金信陵君度兵已疲引伏兵一齊殺

出大叫魏信陵君親自領兵在此魏將早早來降免汚刀斧王齧雖是個慣戰之將到此沒有三頭六臂如何支持得來况秦兵素聞信陵

君威名到此心胆俱裂人人惜命個個奔逃王齧大敗打兵五萬有餘又盡喪其糧船只得引殘兵敗將向南路而遁進臨潼關去訖信

陵君引得勝之兵仍分三隊來救邠州却說秦家魏謀探信陵君兵往華州乃將老弱立營虛建大將蒙旗職與魏楚二軍相持盡驅精銳

衝救疾走望華州一路迎來指望與王齧合兵計也不錯只誰知

信陵君已破走了王齧恰好在華陰界上相遇信陵君親寫矢石當先衝敵左有公孫嬰右有將渠兩下大殺一陣秦折兵萬

餘鳴金收軍當下扎住大寨整頓軍馬打點再決死敵這邊魏將衛慶魏將景陽探知蒙蓋不在軍中攻破魏營老弱解了邲州之圍也望華隊一路追襲而來正遇蒙騫列陣將戰兩下夾攻蒙騫雖勇怎當得五路軍馬腹背受敵又大折一陣急急往西退走魏王魏是魏力勝然若無魏前魏之魏管魏則後面之力無用也魏信陵君率諸軍直追至函谷關下五國札下五個大營在關前揚威耀武如此月餘魏兵緊閉關門不敢出應信陵君方纔班師各國之兵亦皆散回本國史臣論此事以為信陵君之功皆毛公薛公之功也有詩云

兵馬臨城孰解圍

合從全仗信陵歸

當時勸駕誰人力

埋名却是兩布衣

魏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魏軍奏凱而回不勝之喜出城三十里迎接兄弟別了十年今日相逢悲喜交集乃並駕回朝論功行賞拜為魏東周列國志魏卷之二十二魏五

上相益封五城國中大小政事皆決于

魏君救朱亥擅殺晉鄙之

罪用為偏將此時信陵君之威名震動天下各國皆具厚幣求信陵君兵法信陵君將賓客平日所進之書纂括為二十一篇陣圖七卷名曰魏公子兵法却說魏與王魏離領着敗兵合做一處來見魏駐

襄王奏曰魏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兵多將廣所以臣等不能取勝損兵折將魏使魏六國從約不解魏罪該萬死魏王曰卿等屢立戰功聞疆拓

士今日之敗乃是眾寡不敵非卿等之罪也剛成君蔡澤進曰諸國所以合從者徒以公子無忌之故今王遣一使修好于魏且請無忌

至魏面會俟其入關卽執而殺之永絕後患豈不美哉魏是魏用魏於魏亦魏以魏入魏

魏秦王用其謀遣使至魏修好并請信陵君馮驩曰孟嘗平原皆為

秦所黜而得免公子不可復蹈其轍信陵君亦不願行言于魏王使朱亥為使魏何魏必魏定魏奉壁一雙以謝魏王見信陵君不至其計不

行心中大怒蒙密奏王曰使者來即鈍擊吾鄙之人也此

之勇士宜留為用王欲討朱亥官職朱亥堅辭不受王益

怒到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圈有班爛大虎見人來即欲前攫朱

亥大喝一聲畜生何敢無禮遂開雙睛如兩個血盆曰費盡遊血

噴虎虎蹲伏股栗良人不敢動指虎也左右乃復出王歎曰烏

獲任鄙不是過矣若放之歸是與信陵君添翼也愈欲迫降之亥

不從命拘于驛舍絕其飲食朱亥曰吾愛信陵君知遇當以死報之

乃以頭觸柱柱折而頭不破好結于是以手自探其喉絕咽而死

真義士哉真義士真得也不王既殺朱亥復謀于羣臣曰朱亥

雖死信陵君用事如故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諸卿有何良策剛成

君蔡澤進曰昔信陵君竊符救趙得罪王王棄之于趙不許相

見後因兵圍急不得已而召之雖然糾連四國得成大功然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五

君有震上之嫌王豈無疑忌之意信陵君鏗殺晉鄙鄙之宗族賓

客懷恨必深大王若搗金萬斤密遣細作至訪求晉鄙之黨奉以

多金使之布散流言言諸侯畏信陵君之威皆欲奉之為王

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如此則王必疎無忌而奪

其權信陵君不用事天下諸侯亦皆解體吾因而用兵無足為吾難

矣王曰卿計甚善然既敗吾軍其太子增猶賈吾國寡人欲因

而殺之以洩吾恨何如蔡澤對曰殺一太子復立一太子何損于

不若借太子使為反間于從種兩打也秦王大悟待太子增加

厚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國行事一面使其賔客皆與太子增往

來相善因而密告太子曰信陵君在外十年交結諸侯諸侯之將相

莫不敬且懼之即借事今為大將諸侯兵皆屬焉天下但知

有信陵君不知有王也雖吾國亦畏信陵君之威欲立為王與

之連和信陵君若立必使殺太子以絕民望卽不然太子亦將終
老子矣奈何以利害其身太子增涕泣求計客曰方欲與通和

太子何不致一書於王使其請太子歸國太子增曰雖請之安
皆適我而歸耶客曰王之欲奉信陵非其本意特畏之耳若太子

願以國事固之願也又用他離間信陵又愛他何患請而不從
哉太子增乃爲密書書中備言諸侯歸心信陵亦欲擁立爲王等

語後乃叙已來歸之意將書付客托以密致魏王于是王乃修書
二封一封致王歸朱亥之喪托言病死一封奉賀信陵君另有金

幣等物却說王因首鄙賈客布散留言固已心疑可及使捧國
書來欲與息兵修好叩其來意都是敬慕信陵之語稱明白人自

意及接得太子增家信心中欲加疑惑使者再將書幣送信陵府中
故意漏洩其語使王聞之却說信陵君謂使講和謂賈客曰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五十一
非有兵戎之事何求于此必有計明付人自言未畢聞人報王

使者在門言王亦有書奉賀信陵君曰人臣義無私交王之書
幣無忌不敢受先已看破便自使者再三致王之意信陵君亦再

三却之恰好王遣使來到要取秦王書來看信陵君曰王既知
有書若說吾不受必不肯信遂命駕車將秦王書幣原封不動送上

王言臣已再三辭之不敢啟封今蒙王取覽只得呈上但憑裁處
王曰書中必有情節不啟不明乃欲書觀之畧曰

公子威名播于天下天下侯王莫不傾心于公子者非日當正位
南面爲諸侯領袖但不知王讓位當在何日引領望之也

王覽畢付與信陵君觀看信陵君奏曰人多許此書乃離間我
君臣臣所以不受者正慮書中不知何語恐墮其術中耳王曰公

臣臣所以不受者正慮書中不知何語恐墮其術中耳王曰公

子既無此心便可寡人面前作書復之即命左右取紙筆付信陵君作回書畧云

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糜首莫酬南面之語非所以訓人情也蒙君辱眈昧死以辭

書付秦使并金幣帶回魏王亦遣使謝秦并言寡君年老欲請太子培回國秦王許之太子培既回魏復言信陵不可專任魏客可矣信陵君雖則于心無愧度魏王心中芥蒂終未釋然遂脫病不朝將相印兵符俱繳還魏王此與大是只與賓客爲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曰夜爲樂惟恐不及史臣有詩云

俠氣凌今古 威名動鬼神 一身全趙魏

百戰却羸秦 鎮國同堅礎 危詞似吹簫

英雄無用處 酒色了殘春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子卷五十三

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不韋入問疾因使內侍以緘書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以發

一笑 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韋復太子政即位即如

安君國事皆決于不韋比于太公號爲尙父不韋父死四方諸侯賓客出者如市車馬填塞道路視秦王之喪愈加衆盛正是權傾中外

威振諸侯不在話下秦王政元年百不韋知信陵君退廢使復議用兵使大將軍騫回張唐伐魏攻下晉陽三年再遣家同王攻魏

魏使公孫嬰拒之王曰吾一敗于趙再敗于魏蒙秦王赦而不誅此行當以死報遂帥其私屬于人直犯魏營力戰而死也是好

兵亂蒙騫乘之大敗魏師殺公孫嬰取魏十二城以歸自信陵君廢而趙魏之好亦絕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圍繁陽在比此時信與相吞

何未克而孝成王薨太子儻嗣立是為悼襄王時廉頗已克繁陽

乘勝進取而大夫郭閭素以諂佞為廉頗所嫉常因侍宴面叱之

郭閭銜怨在心讚于悼襄王言廉頗已老不任事伐廉頗人而無功

乃使武襄君樂乘往代廉頗廉頗怒曰吾自事惠文

土為將于今四十餘年未有挫失樂乘何人而能代我遂勒兵攻乘

乘懼走歸國王雖尊為客將疑而不用廉頗

蘇是遂居大梁王政四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禾稼不收疫

病大作古不草與賓客議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後世納粟之例自此而起是年信陵君傷于酒

色得疾而亡

人足見信陵君之能得士矣明年安釐王亦薨太子增嗣立是為

景帝王知新喪君又信陵君已死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辛酉

之讐追大將蒙驁攻拔酸棗等二十城置東郡未幾又拔朝歌又

攻下濮陽衛元君乃魏王之婿東走野王阻山而居景王王歎曰

使信陵君尚在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于是遣使與魏通好

魏王亦患秦侵伐無已方欲使人往糾列國重尋信陵平原二君合

從之約忽邊吏報道今有魏國拜尉子為大將領兵十萬來犯北界

那尉子原是魏人先在魏時原與魏緩有交後來龐緩仕魏尉子投

奔魏昭王昭王用為薊郡守及魏王喜被魏將廉頗圍困都城賴將

宋講和而罷深以為恥將宋相魏原出于魏人所命非魏王之意雖

則助信陵君戰魏有功到底君臣之間未能十分相信將宋為相歲

餘即托病歸其印綬王乃召尉子於薊用為相國共圖報

之事奈心憚廉頗不敢動憚今日廉頗奔魏魏緩為將尉子意頗

輕之乃迎合魏王之意曰龐緩庸才非廉頗之比

况秦兵已拔晉陽趙人疲敝乘釁攻之粟腹之恥可雪也趙王大

悅曰寡人正有此意相國能為寡人亦行乎劇辛曰臣孰知地利若

蒙兒委定當生擒龐媛獻于大王之前趙王大悅遂使劇

辛將兵十萬伐趙王聞報即召龐媛計議媛曰劇辛自恃宿將必

有輕敵之心今李牧見守代郡使引軍南行從慶都在保定一路來以

斷其後臣以一軍迎戰彼腹背受敵可以擒矣先據王從計而行

却說劇辛度易水取路中山直犯常山地界兵勢甚銳龐媛師大軍

屯于東垣其深溝高壘以待其來劇辛曰我今深入若彼堅壁不

戰成功無日矣聞帳下誰敢挑戰驍將栗元乃栗腹之子何足欲

報父讐欣然願往劇辛曰更得一人幫助方可未將武陽靖請行劇

辛給銳卒萬人使犯趙師龐媛使樂張兩翼以待而親卒軍

迎戰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一聲砲响兩翼並進俱用強弓勁弩亂

射燕軍武陽靖中箭而亡栗元不能抵當回車便走龐媛同二將從

後掩殺一萬銳卒折去三千有餘劇辛大怒急催大軍親自接應龐

媛已自還營去了水攻壘不能入乃使人下書約明日於陣

前單車相見龐媛允之兩下各自準備至次日彼此列成陣勢分付

不許施放冷箭龐媛先乘單車立于陣前請劇將軍會面劇辛亦乘

單車而出龐媛在車中欠身曰且喜將軍齒髮無恙劇辛曰憶昔別

君去趙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某已衰老君亦蒼顏人生如白駒過

隙信然也龐媛曰將軍向以昭王禮士棄趙奔魏一時豪傑景附如

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今金臺草沒無終墓木已拱王在魏 藹氏

相繼去世昌國君亦歸吾國燕之氣運亦可知矣老將軍年踰七

十孤立於衰王之庭猶貪戀兵權持凶氣而行危事欲何為乎劇辛

曰某受魏王三世厚恩粉骨難報越吾餘年欲為國家雪粟腹之恥

龐媛曰粟腹無故攻吾鄙邑自取喪敗此乃魏之犯趙非魏之犯魏
也
在土風兩下在車前反覆酬答龐媛忽大呼曰有人得劇辛之首

者賞三百金劇辛曰足下何輕吾太甚吾豈不能取君之首耶其

龐媛曰君命在身各盡其力可耳劇辛大怒把令箭一麾粟元便

引軍殺出這裏樂乘樂開雙車接戰魏軍漸失便宜劇辛驅軍大進

龐媛亦以大軍迎之兩下混殺一場魏軍比趙損折更多天晚各鳴

今收兵劇辛回營悶悶不悅欲待回軍又在魏王面前誇了大口且

先行其言而後從欲待不回又難取勝正在躊躇忽有守營軍士報

劇辛正此欲待不回又難取勝正在躊躇忽有守營軍士報

趙國遣人下書見在轅門之外未敢擅投劇辛命取書到其書再

二緘封甚固發而觀之粟元

代州守李牧引軍襲元截君之後君宜速歸不然無及某以昔

日交情不敢不告魏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五十六

劇辛曰龐媛欲搖動我軍心耳縱使李牧兵至吾何惧哉命以書還

其使人來曰再決死敵魏使者已去粟元進曰龐媛之言不可不信

萬一李牧果引軍襲吾之後腹背受敵何以處之劇辛笑曰吾亦慮

及于此適纔所言穩住軍心魏汝今密傳軍令虛札營寨連夜

撤回吾親自斷後以拒追兵粟元領魏去了誰知龐媛探得魏營虛

設同樂乘樂開分三路追來劇辛且戰且行至龍泉河在保定府

探子報道前向旌旗寨路聞說是代郡軍馬劇辛大驚曰龐媛果不

欺我遂不敢北進引兵東行欲取阜城在河一路奔往僚陽龐媛追

及大戰于胡盧河在兵敗歎曰吾何面目為魏囚乎自刎而

亡此魏王喜十三年秦王政之五年也鬻翁有詩歎云
金臺應聘氣昂昂
共翠昭王復舊疆
昌國功名正在否
獨將白首送沙場

栗元被樂間擒而斬之獲自三萬餘餘俱奔潰或降_也兵大勝龐緩
約會李牧一齊征進取武遂_{卽真定府}方城_{地在}之地_{武強縣}王親詣將
渠之門求其爲使伏罪乞和龐緩看將渠向情班師奏凱而回李牧
仍守代郡去訖_也悼襄王郊迎龐緩勞之曰將軍武勇若此廉藺猶
在_也龐緩曰_也人已服宜及此時合從列國并力圖秦方保無虞
不知合從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